

篇長會社

滿城風雨

張恨水著

行印局書衆大海上

## 第五回

喋血城壕骷髏易名將 停驂門巷瓜蔓認英雄

話說夏雲峯的軍隊佔領了東門外的敵陣。西平城便是合圍成功。夏雲峯一想。不趁這個時候。把西平城奪下。到了明天。自己的軍隊。固然是銳氣已失。敵軍也就更容易佈置防禦。那時再要攻城。就更爲困難。因之。他就下了幾道命令。把佔領東門外的一團人。留作預備隊。暫時休息。其餘的軍隊。一律攻域。限在天色未亮以前。要把城攻下。這命令下了之後。接上又是第二次緊張。夏師長查看地圖。前去二里路。有一道小河。河上有一排樹林的高坡。帶着隨從。立刻向那裏走。伯堅明知道原來到城根。只有七八里路。再向前走。這危險性就更大了。不過師長本人既是親自向前。全軍的主腦在這裏。當然是不十分要緊。只能把死亡丟在一邊。跟了向前走。暗中摸索着的時候。已走到了自己砲兵的陣地。不能再向前了。這裏是一排高的河岸。砲

車就架在這河岸樹叢裏。向前放去。黑暗中火光一湧。一種強烈的響聲。竟得把地皮都震動了。這邊的砲放出去。那邊城牆上的砲。也回射過來。那砲彈若是落在附近。地皮更震動得厲害。在這種聲浪震盪中。真個合了那句俗語。心驚肉跳。夏雲峯到了河岸下。緊緊的貼河岸站着。讓衛兵射着手電燈。他不斷的用鉛筆寫着字條。交給兵士。送給兩個旅長。這前面攻城的槍聲。因爲這裏督戰的命令。非常急迫。也就一秒鐘也不間斷。夏雲峯站在那裏。蹲也不蹲一下。有時爬上河岸去看看。有時又站下來看看。伯堅將身上的表拿出來。就着手電筒一看。已經兩點三刻了。離着攻下這城的限期。不過是一小時。這個時節。到了四點鐘。天也就大亮了。既是有了攻城時刻。在這一小時以內。就不能不努力把城攻下。因之這邊攻城的槍聲格外激烈。約莫又相持了半小時。便發生了一片喊殺聲。很是淒慘。大概是這邊的軍

隊。扒城衝鋒了。然而這種喊殺聲。隨起隨落。不多一會兒。就沒有了。看看天色漸漸變着魚白色。慢慢的天亮。由面前的人物。以至遠處的村莊。次第看得清楚。城依然未曾攻下。夏雲峯只得下令停止攻擊。把所有攻城的軍隊。一齊調到離城較遠的地方來休息。不過還取包圍之勢。因為這東門外的河岸。是一道天然的高大戰壕。所以這一方面的軍隊。都渡過河來。各藏在河岸下。夏雲峯未曾把城攻下。心裏很有些懊喪。依然不肯放鬆。自己也在這裏駐節。不向後走。這時雨已住了多時。東邊雖還不曾出太陽。烏雲已慢慢的開展。放着白光。看這邊河岸。微微的向前突出。岸上高大的楊柳下面。長着叢密的水竹。兩頭一看。一條綠崗子。簡直是綠到天盡頭。這河原是一條乾沙河。現在都看到黃色的水。捲着魚斑浪頭流去。大概這是昨日一場暴雨下的水。不過水只一二尺深。還不是怎樣洶湧。隨着兩河岸。也不斷

的架着石橋和板橋。由對面的綠葉梢頭。可以看到這西平城裏的高塔尖。以上的情形。都是伯堅隨着師長。偷上河岸。觀察得來的。由這河岸向東。原來的大路邊。有一叢樹林。露出一帶紅牆。是一所龍王廟。夏師長帶了隨從同進廟去。裏面有個老和尚。迎接到佛堂裏去。也有些茶水敬奉。比昨天晚上躲雨的那個破廟。就好得多了。夏師長坐下之後。立刻下令。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。開軍事會議。他見伯堅形容憔悴。念他是個書生。新來投軍的。不能太苦了。給了他三小時的假。讓他去休息。伯堅有生以來。不曾吃過這樣的苦。師長開了大恩。讓他去休息。這倒不要辜負了。因之緩步走到廟後。找着老和尚。要了幾個蒲團。放到配殿的小石壇上。放下身來睡覺。因爲不過是給了三小時的假。縱然睡。也不可超過這三小時。睡是睡。可不要把膽太放大了。所以他閉上了眼睛睡。心裏不肯坦然睡過去。似乎半醒着。其實也不

是醒着。却是在作夢。一會兒在大雨裏。一會兒在大砲邊下。一會兒又在茶香鎮火堆裏。那種種幻象。猶如演電影一般。一幕一幕在面前演過去。猛然覺得有一顆子彈射到臉上。全身抖顫着。嚇得跳起來。睜眼一看。身上有根一枯樹枝兒。石壇後面。有顆大松樹。上面有隻鴉鵲正在蹦跳。掏出身上的表看看。已經睡了一小時有半了。心想。縱然是睡。也睡不安穩的。不要因此誤了事。不必睡了。站了起來。揉了一揉眼睛。却又有一樣奇怪的事。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就是這廟牆外。左一股青煙。右一股青煙。只管向半空裏飄蕩。此外却也不聽到有什麼聲息。這是什麼玩意。倒不能不看看。於是悄悄的由廟門後走出去。只見那樹林子裏。左一堆火。右一堆火。好些兵圍在地下坐着。這倒是不易猜想的一件事。小說上有什麼縱火生煙。佈下疑兵之計的那一套。莫非這是疑陣。慢慢的走到林子裏。只見那些火都是樹枝枯葉燒

着的。兵士們還不住的在四週搜羅枝葉向上堆。火頭上橫架着一根樹幹。兩端用樹株撐起來。在樹幹正中。一連串的掛了七八個小飯盒。這原是兵士們裝了飯。帶在火線上去用的。現在就用這個在火上烤。大概是煮飯了。果然。另見有兵士。將飯盒打開。把飯倒在蓋上便吃。這種燒飯的法子。在樹林子外。沿着河岸下。一堆一堆的向前連貫着。一直到很遠的地方。雖不看到火。依然還有煙冒出。伯堅看這些兵士都是很從容的樣子。預料目前也不會開火。順步走出樹林。就順着河沿下面走了去。大概走有一二里路。忽然河岸上有一個大缺口。並無樹木擋住。由缺口向對過望去。這西平縣的城牆。竟是整個的露在外面。估量遠近。還不到五里地。伯堅嚇得連忙向回一縮。這若是讓守城的兵看到了。賞將一粒子彈。也許就沒有命了。掏出身上的表一看。只有半點鐘的假了。小心一點。還是先回去罷。他如此想着。回

轉身來，便待要走。不料不先不後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轟的一聲。這邊向城牆上打過去一砲。這砲一響，接着陸陸續續的，不斷的有砲向城上打去。那城牆上先是寂然。隨後也回擊過來。伯堅回頭一看，這邊的軍隊已佈了散兵綫。向河岸上壓迫過去。自己若是向本陣走，在人家槍口，問起口號來，怕說的不對。要向前走，又是敵人的目標。這真爲難極了。見附近有一叢蘆葦，不問好歹，就向裏面一鑽。不料這蘆葦外邊，乃是虛的。就在這一鑽，身子向下一滾，覺得身上一涼。眼前一黑，定神細看，原來是個岸上向河裏放水的暗溝。溝有一丈多深，兩面陡立，却不容易爬上去。心想，這倒是個極好的戰壕。不如暫在這裏躲避一下。伯堅把身子縮在暗處，朝上望，洞上面已經有軍隊走了過去。接着那槍聲砲聲，也就繁密起來了。伯堅爲了安全起見，索興順着洞走。洞口上離着河水約還有二三尺遠，伏着身子，向外一看，望得對面。



清清楚楚。自己這面的步兵已經過河去有一里多路。前面的已是看不見。後面的全爬在地上蛇行。只向稻田裏面鑽。那城牆上一陣陣的白煙和黑煙。都向着稻田裏射。還有稻田裏的煙也向上冒着。就在這個時候。正對面一堵城牆上不住的有塵土突然向半空裏冒起。下面很大。越上越尖。上得不能上了。突然又落下來。原來這正是砲彈射到了那地方。將塵土激起。這塵土不住的受着砲彈轟起。那裏就去了好些垛子。同時那裏的守兵受着砲火的威脅也都散開。不曾在這裏遠擊。這邊看到是機會。一聲衝鋒的軍號響着。立刻有一大羣兵士成了密集隊。向城牆邊衝了過去。當着這裏兵士衝鋒的正面。那裏的城牆爲大砲所轟擊。坍下來了一片。坍倒的地方。磚土由上溜下。成了一個斜坡。遠望那斜坡頭上。架着兩挺機關槍。卜卜只管朝著進攻的軍隊掃射衝鋒的兵士。半蹲半站。端了槍對了那機關槍走。

離着那城缺口不遠。有一個小土堆。在土堆這邊。兵士一個跟着一個。也有在半路上倒下的。也有在土堆上倒下的。始終就沒有人再衝過那土堆。同時那城的缺口處。有許多兵士背着土袋石塊。在那裏補城。衝鋒的軍隊裏。忽然一陣震天的吶喊聲。殺呀殺呀。那衝鋒的軍號。吹出去那慘酷猛烈的聲音來。只見一大羣黑點。如雲騰雨走一般。向着那缺口擁了過去。在那土堆邊。也看見那人影散亂倒下。但是這回去的人太多了。機關鎗已來不及射擊。已有一部分跑過了土堆。塵頭和青煙亂冒。料着已是拿了溜彈。向城牆上拋了去。機關鎗聲。忽然止住。又是一大批人衝過了那土堆。由斜坡直上。伯堅在溝眼裏看到。替這些衝鋒的兵士。先乾了一身汗。以爲他們算逃過了一個死關了。不料那守城的軍隊。依然是不弱。見這邊軍隊衝上了斜坡。調了一大批兵來。用人向前。在那缺口裏堵上。這裏衝上去的軍隊。脚

還不曾站定。守城軍又一個迎頭痛擊。抵抗不住。紛紛的又向斜坡下退。所幸攻城的援軍。已跟蹤擁到了坡下。連跳帶跑。後面的人把前面的人逼着擁上了城牆。前面的人。幾次衝鋒。已是筋疲力盡。被守城兵一抵。遠遠看到。如滾圓球一樣。由城上滾了下來。滾了一陣。後面的兵。到底是擁將上去了。這才不見那缺口。有什麼衝突。所有後面的攻城軍隊。都紛紛的由那裏上去了。伯堅看到清楚。西平城總算是佔領了。慢慢的由溝眼裏鑽出。一看這河岸附近。已經不見自己的軍隊。自然都是攻城去了。不知道夏雲峯是不是也上了前面。若是單單把自己一個人留在後面。就不算是臨陣脫逃。也是擅離職守。恐怕是要治罪的。一人順着河岸。趕緊向龍王廟一跑。所幸到了廟外。看到樹林子裏。依然站着衛兵。拴着馬匹。不像是師長走開了的樣子。繞着灣子。由廟後進去。所幸夏雲峯剛才全副精神都注在佔領西平

這一件事上。身邊短少一兩個軍佐。自是值不得注意的一件事。所以沒有功夫過問。伯堅的休息時候。滿了沒有。伯堅悄悄的走到前面正殿上。只見他一手插在褲兜內。一手擰了鬍子尖。不住的在廊下踱來踱去。臉上同時也就一陣陣的露着微笑。只看他的眉毛。那樣不住的掀動。也可以知道他是得意之極了。這時接二連三的兵士。回來報捷。說是完全佔領了西平。城裏的敵軍。不到兩團。都已繳械了。夏雲峯得了許多報告之後。證實到城裏去。已經是十分平安無事的了。就下令幹部全體進城。在一處的人都歡喜若狂。忙着綑起隨身東西。預備進城。伯堅雖不像他們。有什麼貪功的意思。然而進城之後。可以痛痛快快的休息起來。也是一大樂。至少還有幾天不愁有什麼危險的了。在這大家滿臉喜氣的時候。騎馬的騎馬。步行的步行。簇擁着師長進城。夏雲峯挺了腰子。坐在馬背上。將腰邊懸的那個望遠鏡。

不時的舉了起來。向城裏望着。過了河岸。那田隴上和人行路上。已陸續發現兵士的死屍。有的仰臥着。有的伏着。還有半截身子插進田泥裏。半截身子倒伏在田隴上的。也有抱了一枝槍抓在樹兜上。一個血頭嵌入樹皮上的。看那樣子。都覺很淒慘。但是夏師長坐在馬上。只管舉了望遠鏡注意城上的動靜。這些死屍。似乎在路上站着的活人一樣。他一點也不動心。這進城的人。越向前遇到死屍越多。到了距城一千米達上下。正是一片平原。樹木也不曾有一顆。這死屍隨地攤着。幾步路就是一個。人走到這裏。可以說前後左右。全是死人。死屍身邊多半有一灘血跡。或者是紫色。或者是黑色。伯堅騎在馬上。仔細留意。好容易不踏着死屍。但是不住的踏着血跡。在別人雖然不算什麼。伯堅却是初見這樣殘忍。心裏總是難受。走過了這一片平原。便是槍子來不及射着的地點。地下攤着的死屍。便少得多。偶然發現

兩個却是半截的屍體。屍邊有一叢荆棘。上面倒掛着一隻人手。手上的衣袖沒脫去。挂在刺上。讓風吹着。還有些擺動。由情形上揣測。這當然是地雷或炸彈炸的。因爲離死屍不遠。地上炸有個大窟窿呢。這一條人行路。正在這荆棘外遶着走。看了這斷手在樹上擺動。說不出來是怕。也說不出來是不忍。眼睛真不能對那上面望着。過了這裏。快到城牆邊。自己佔領西平的軍隊。已是大開着城門。由城門口佈着警衛的兵士過來。這才開始不看死屍了。夏師長前面的衛隊。上着刺刀。荷着槍。最前面。軍號吹着。軍鼓打着。大家踏着那得得作響的脚步。那一股子勁。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。好像剛才所見的那些死屍。都不是自己弟兄們了。在這樣軍樂大作的當兒。大家進了城門。一到城門邊。先進城的孔阮兩旅長。早迎着向前。然後和夏師長並馬而行。一路說着話向預備的行轅而去。進城裏的大街。經昨晚這一宿的

戰事都是家家緊着兩扇大門。路上也不見一個百姓的影子。伯堅對於這事。倒有了一些經驗。大概軍隊所駐的地方。就是見不着百姓的地方。這西平城裏沒有見着百姓。也就不足爲怪了。孔旅長還沒有打聽得城裏什麼地方好讓師長駐節。爲種種便利起見。引導着夏師長。一直向縣公署來。這縣裏的知事。是聯合軍的一個團部軍需兼任的。聯合軍一打了敗仗。他也就逃到一個民家去藏着。縣公署裏所有的東西。都不曾帶走一件。夏雲峯來此。算是睡的床褥。也早已預備。用不着張羅了。到了縣公署裏。由師長以至衛隊。都各得其所。分佔了現成的屋宇。伯堅自己也住得舒服。第一二天。忙着和師長起報捷通電。出安民告示。以至於和各團體來往的信札。雖不整日的工作。但不知何時有事。何時無事。並沒有離開師部。到了第四日。在毒烈的太陽下面。幾陣東南風吹來。只覺空氣裏面。有一種惡劣的氣

味既不是大糞臭。也不是爛泥臭。聞到這種氣味。便覺心中一陣作惡。要吐出來。待仔細觀看屋裏屋外。又並沒有不潔淨的東西。而且那氣味隨着也沒有了。其初以爲是什麼心理作用。但是不過多久。第二陣的怪味。又吹了過來。其臭更甚。後來看到行轅中人交頭接耳。說是要趕快組織掩埋隊。不然過一兩天。埋也不好埋了。聽說城牆上死人就不少。伯堅聽了這話。恍然大悟。原來這是死屍臭。本來這樣六月炎天。死屍暴露四五天。沒有不腐爛的。縣公署離着衝鋒的城口。路不算近。這裏都聞到臭味。想必已是腐爛得很厲害了。心想。這一種慘狀。不必親自去看。只是揣想着。也就很可知了。不料他如此想着。恰是事有湊巧。當天夏雲峯就下令抽調一營人。組織掩埋隊。而且派伯堅和衛尙志當師長的代表。親自去監督。伯堅接着這個命令。就將衛尙志找到一邊去商量。這地方當然是有毒的。要帶些什麼東西防



疫。衛尙志道。「戰場上。那裏能講究許多衛生。你受不過氣味。帶兩根葱去塞了鼻子眼就行了。當掩埋隊的。都要帶着消毒口罩。和花露水手巾。你想軍隊行軍的時候。能預備許多嗎。」說着。他倒笑了。伯堅一想。在這種衣食住行都是隨時湊合的時候。還要談衛生。自己真有些不識時務。便笑道。「我也看破了。砲子裏面。都鑽過來了的人。還怕什麼傳染。好罷。我們去罷。」衛尙志這就叫衛兵備了兩匹馬。和伯堅一路騎了出城去。當他二人到城外的時候。那一營掩埋隊。也是剛剛動手。二人不能不把戰場前後死人最多的地方。都走一週。因之眼看着那死屍堆。遠遠的遶着灣走。好在兩人都。有兩根細葱。塞了鼻子眼。臭氣都給這葱味衝散了。衛尙志又用水壺裝了一壺高粱酒。一路在馬背上遞着。喝了含在口裏。也不至於作惡心。遠看那掩埋隊三五個一羣在死屍邊挖着土。將土坑挖好了。他們也並不把死屍

抬了進去。只用手上的鍬鋤。連鉤帶拖。將死屍滾進坑去。屍首多的地方。七八個人埋一個坑。屍首少的地方。也兩三個人埋一個坑。伯堅在馬上看到。不免搖了兩搖頭。嘆一口氣道。「誰不是父母懷胎十月。慢慢撫養大的。好容易長大成人。可以混飯吃了。就跑到這裏來填土坑。」衛尙志笑道。你這話是在這裏說。若是在師部裏說着。讓師長聽去了。你想你是什麼罪呢。伯堅道。縱然他不愛聽這話……噁呀。天哪。他說着立刻伸了兩手。把臉掩着。衛尙志看時。草堆裏露出兩個死屍。流了滿地的黑血。肚子破開。腸肚流了出來。都成了紫色。幾隻老鴉站在死屍肚皮上。啄着人腸子吃。看見人來。並不怕。依然向人肚子裏啄去。直待馬到的幾丈遠。才轟的一聲。飛上天空去。衛尙志道。這是戰場上常有的事。你怕什麼。伯堅將馬帶着向一邊走。回轉頭來道。雖然是戰場上常見的事。但是我們活人看到。總不能不說是一件

慘酷的事。衛尙志道。人總是要死的。死了以後。骨頭皮肉。都是要爛的。被禽獸吃了。又要什麼緊。蒙古人死了。用天葬。把死屍拋在山頭上。讓禽獸去吃。若是不吃掉。他們還說是不吉利呢。那麼。好男兒馬革裹屍。揚名千古。不也是很值得嗎。伯堅道。剛才讓老鴉啄腸子的兩個死屍。姓什麼。衛尙志道。我不認識他。我知道他姓什麼。伯堅道。卻又來。連你不知道他姓什麼。現在論。大家在西平的百姓。自然也找不出一個知道他姓什麼的了。以現在論。大家就不知道他是姓百家姓上那姓。這揚名千古的第一步從何作起。而且這一仗。恐怕也死了上千人。若是都揚名千古。作史書的人。倒有點費事了。衛尙志笑道。「我和你說着玩罷了。其實一個人死了。連自己的身子都變成泥。化成灰。要這空名作什麼。」伯堅道。「這還是我對了。人出世一場。很容易。跑到戰場上來。讓子彈打死。那究竟爲的什麼。」衛尙志嘆了一口氣道。

「你提到這一件事。倒引起我一肚子心事來。我在中學畢業以後本想到教育界去混混的。但是無論如何也鑽不進去。幹別的我又不行。無可如何。就混到軍界裏來。當起初投軍的時候。也想到這是危險一點的事。但是看由許多人當軍界混出了頭。家財千萬的。固不必談。至低限度。這一生的生活問題。總算解決了。至於生死問題。只好用那句迷信話來自解。死生有命了。當軍官的人是這樣想。當兵的人也未嘗不是這樣想。因為當兵的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職業的出身。第一固然是爲了走別條路。沒有這樣容易。第二也就是想在衝鋒肉搏上。找出一套富貴來。所以死了也算活該。那個叫他想來發橫財呢。」伯堅道。「話雖如此。有了兵。就要打仗。打過仗的地方。失業的人更多。他們又來當兵。又來打仗。這樣一層一層推下。豈不會弄得全國兵皆兵。無時不戰。」衛尙志撇着小鬍子微笑道。「我想中國總有

那樣一天吧。鬧得兵找不到飯吃。找不到衣穿。這才不幹了。伯堅兜住馬韁。笑道。「我們只顧說話。順了路走。走上岔道了。」衛尙志用馬鞭子指着青草裏一條小路道。「我們打這裏過去。」說着。將馬頭一勒。先插上小道。伯堅拍了馬。也緊緊在後面跟着。他們還不曾走到十幾步路。衛尙志的那匹馬。蹄子踏進青草裏。只向後一彈。骨碌碌一個入頭向伯堅的馬蹄前一滾。正如拍網球一般。讓馬蹄把人頭碰了回去。馬碰着人頭。沒有什麼感覺。伯堅坐在馬上。倒渾身麻醉一下。猶如觸了電一般。一看那人頭。正仰着朝天。面色紫黑。鼻子眼睛。只有些痕跡在那裏。一律都看不清楚。更是怕人。連忙用腿將馬一夾。一拉韁繩。搶上前去幾步。馬蹄在路下一響。驚動了草棵裏的幾隻野狗。向外一衝。有一隻尖嘴黃毛長腿的瘦狗。口裏啣着一條人手臂。在地上拖着一大半。橫了馬前。跑將過去。伯堅看那草叢裏時。原來橫

七豎八。躺着好幾個死屍。因爲草叢上。有兩顆大樹。綠陰把地面蓋得密密的。所以這幾位無名英雄。沒有經過烈日蒸晒。還不十分爛腐。就引了這一羣餓狗來光顧。大概這幾條狗。還不是始作俑者。所以草內躺的幾位。多是四肢不全。軍衣軍帽。撕成許多的小布片。撒了滿地。伯堅道。「尙志。我們積一點德罷。叫幾個人來。先把這裏的埋上。省得狗拖了別處去。現着殘忍。」

衛尙志道。「你還是讓他們一順埋過來罷。攤在這戰場上的死屍。那一具看到又不是殘忍的呢。」二人說着話。馬已走到那衝鋒的斜坡下。便是死人最多的所在。掩埋隊也就在這裏工作。就是這斜坡的下面。挖了一個週圍上丈的大坑。近處的死屍。只用鋤幾撥。就滾下坑了。這處的死屍。若也是這樣辦。就會抖得粉碎。因之掩埋隊的兵士。只將鋤子鉤住死人身上的衣服。就地緩緩的平拖。一直拖到坑邊去。然後再用鋤子向下一推。就自然

下去了。這樣的工作。倒是快當。不多大一會工夫。就堆了大半坑死人。然後一班後死者的弟兄們。鍬鋤鍤子。一陣亂下。將土坑四週的砂土。向中間亂擁。一個拿鋤子的兵。一鋤子向浮土裏掘下去。向上一鈎。却帶出一個人頭來。恰好是由左耳朵門下挖進去。右耳朵門下挖出來。人頭整個的讓一把尖鋤穿上了。他笑着點點頭道。「朋友。對不住。我不知道土裏躲着有人。你的屍身呢。」他一面說話。一面倒搖着鋤子。將人頭要搖下來。在這個時候。他兩隻眼睛向着人頭注意起來。一注意之後。太陽晒成黃黑色的面孔。慢慢的變成了蒼白。拿着鋤柄的手。慢慢抖顫着。忽然將鋤子向地下一拋。兩手蒙了臉。嚶啾一聲。哭了起來。許多同伴的兵士。圍着他問道。「你這是作什麼。發了瘋嗎。」那人兩手抱着頭。只管哭着跳着。口裏喊道。「慘哪。慘哪。」衛尙志看到這種樣子。未便不過問。就和伯堅一路跳下馬來。走向前去。

連喝道。「你這是作什麼。故意攪亂大家的工作嗎。」大家見官長來了。就向兩邊一分。遠遠的站定。不敢再作聲了。那人雖不亂蹦亂跳。但是他依然捧着頭哭。伯堅看他這樣子。決不是無故攪亂工作。便走向前。將手扯住他道。「你不要再哭。究竟有什麼事。可以說出來。」那人才指着那人頭道。「這是我哥哥。這這這是我哥哥呀。」說着。又哭了起來。伯堅也是富於手足之情的。聽了這句話。又看他那這種情形。也覺心裏受了一種新感觸。人向後退了一步。望着那人頭。沉吟着道。「他是你的哥哥。你現在才知道他陣亡了嗎。」那人道。「是的。我們兄弟分別了兩年多。我只聽說他當了兵。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。我們軍隊裏。並沒有他。這一定他在西平守城。肉搏的時候。衝到這裏。讓人砍了。要不然。我也不認識他。因為他兩個耳朵。都缺了一個小角。這是最容易認的。他不是我的哥哥是誰呢。」說畢。抱了頭東西。



亂跳。伯堅道：「既是你的哥哥，你就在土裏把屍身挖出來。連着頭一塊埋上罷。這還總算他死得有靈。到底和你見了一面。讓你知道他死了。要不然。你一輩子也不知道你哥哥在那裏。」那人跳着道：「這樣子看見哥哥。我不如不看見他了。打仗打仗。全打死人家的兒子。坐汽車。住洋樓。可沒有別人的分。」說着。兩手向天上一撐道：「他媽的。我不幹了。我……」走過來一個排長。伸着手迎面打去。拍拍打了他兩個耳括子。喝道：「畜生。你發了瘋了嗎。你這樣說話。簡直可以鎗斃。」那排長一面打着那兵。一面可就不住的偷眼看兩位官長的顏色。衛尙志雖也覺得那人語言失態。但是他受了很大的刺激。也是其情可憫。便對排長道：「這人大概有點瘋病。也不必睬他。把他的哥哥。另外挖個小坑。單獨埋上就是了。」那排長說了兩聲。是就就叫了幾位弟兄過來。在浮土裏把屍身掏出。在大坑邊另外挖了一個小

坑。把屍身和人頭一齊埋上。那人挨了打。已是不敢哭出聲。也雜在弟兄們中掩埋。但是他的眼淚。却無論如何也止不住。只是橫着那黃黝的粗手臂。向眼睛上一揩又一揩。有時揩不及。那眼淚滴入坑內。讓土來和屍身一齊掩埋上了。伯堅呆呆站着。不但忘記了這裏有臭氣。連這裏左右前後。都是死屍。也不知道了。衛尙志拍了他一下肩膀道。「怎麼樣。你有什麼感觸嗎。」伯堅點一頭道。「當然。人心都是肉作的。我們看到這種樣子。有個不受着感觸的嗎。我們都有兄弟……」衛尙志聽他的噪音已經哽着。把他拉到一邊來。背轉身就對他微笑道。「傻子。你以爲這是禮拜堂感化院嗎。軍營裏都像你這樣見不得死屍。那就偃旗息鼓。各自收兵。用不着打仗了。」說畢拉着伯堅上馬。就離開了這個大坑。順着城牆。遠遠的繞了戰場。走了大半圈子。伯堅覺得有些頭暈。常是舉起手來。摸着額頭。衛尙志在身後

看到，便問道：「伯堅兄，你有些頭發昏嗎？」伯堅道：「你怎麼樣知道。我怕我有點中了疫了。」衛尙志道：「我也是坐在馬下極不自然。心裏很難過。我們不如回去吧。」伯堅道：「公事怎樣交代。」衛尙志道：「掩埋死屍。這並不是正當公事。馬馬虎虎就行了。譬如我們打敗了。還能回來做這項工作嗎？」伯堅道：「雖然打敗了的軍隊。不敢回來掩埋他們的同志。但是打勝了的人。佔據了城池。得了好處了。能把那換城池的弟兄。拋在地上去臭去爛嗎？就是不談那些。百姓土地。都是勝利品了。勝利品上。讓死屍去腐爛。發生瘟疫起來。也是對不住自己的事。」衛尙志笑道：「不要談公理了。談公理。最好是回去作老百姓。談句私話。我們要不去。也要做換城池的代價了。我們這樣子回去。我想師長也不會說我們什麼話的。」伯堅在大毒烈的太陽底下。實在也支持不住了。便笑道：「好在我是你的隨員。你敢

回去。我落得回去休息。」衛尙志笑道。「你也不用推諉。我負責就是了。」說着。他便勒轉馬頭。向進城的路走。伯堅跟着後面。也沒有注意。是不是原來路的。及至到了城門口。才覺得不對。出城的是東門。這是南門了。進城以後。二人的路途都不熟。只管揀着一條熱鬧的街道走。越走越不對。伯堅在馬上道。「我們下馬問一問路吧。你這樣只管向前的走去。有點冒充內行吧。」衛尙志聽了這話。只回頭笑了一笑。更是向前走。街道漸漸的冷落。迎面却看到了一堵城牆。伯堅笑道。「大路不一定是由東走西。也不一定由南到北。沒有方向走是不行的。我下馬來問一問吧。」衛尙志還不曾答話。正有幾個女學生裝束的人。也由這裏經過。其中有一個便插嘴道。「這兩位老總是到縣衙門去的吧。你們錯了。在前面第一道橫街就該向左轉了。現在已經走過來了好幾條街。要到縣衙門。你還得轉回去呢。」伯堅看

那個說話的女子約莫有二十歲左右。短短的黑裙子。窄小而短袖的白掛子。露着溜圓堅實的大腿和手臂。她頭上戴了一頂荷葉蓋白帽子。露出一縷螺旋形的黑髮在耳朵邊。雖然不及仔細看她的面孔。然而白中帶紅的兩圓腮。看去是很豐秀的。這種女子。最富於現代美。而且她那樣落落大方。是個可欽仰的人兒。伯堅正這樣想。但是她已很快的走上了前面去。只見她的後影而已。衛尙志笑道。「這女學生很不錯。她不怕丘八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這大概因爲我們是丘九出身。和她還有些淵源。所以她不怕。」衛尙志道。「怎麼談上了淵源兩個字。那也未免把淵源兩個字。看得太空泛了。」說着話。二人帶轉馬頭走。依了那女學生的指示。果然很容易的得到了縣衙門裏。一到大門口下馬。就有一種新鮮的東西。射入眼簾。到裏面看時。就在大堂外面階沿上。一列擺了十個支脚木頭架子。兩個木頭架子上插着

兩把紅綢傘，其餘八個架子，插着紅黃藍白的八面旗子。傘上旗下，都有些救國救民的恭維字樣。那大堂屋檐下，橫懸着一幅紅綢幔子，上面大書特書。四個黑絨裁的字，乃是中原名將。上款是恭頌夏師長印雲峯德政。下款西平合邑萬民敬獻。伯堅笑道：「這西平縣的百姓，倒有個玩意兒。還把前清恭頌大老爺的那一套拿了出來。」衛尙志笑道：「這一下子，他們……」

「低着聲道：『正是投其所好了。我們師長，好的是個虛名。只要你說他是個將才，在物質上減色一點，倒也罷了。』」正說着，只見一隊長衫馬褂的人，由大堂後走了出來。夏雲峯穿了中將服，在後面緊緊的跟着送出。這個樣子看來，就是送萬民旗萬民傘的老百姓代表了。只看夏師長滿臉春風的，送到大堂階沿下，然後才回轉身來。他一眼看到衛曾二人，就和他們一點頭。二人走了過去。夏雲峯先笑道：「怎麼樣。城外那氣味不大好受罷。」二

人怎敢照直答應。只低着聲音答應了一聲。夏雲峯道：「衛參謀還罷了。曾祕書大概還是初見這情形。這苦算吃得不小了。我接到了大帥的電報。很是嘉獎。一兩天之內。我們或者還有別的地方去。曾祕書。我給你一天假。好好的休息。以後又要忙了。」伯堅答應着。走回自己的屋子去。先叫隨從兵送了茶水來。擦了一個澡。端了一杯茶坐着喝。那祕書舒偉成却笑着進來。點點頭道：「你倒舒服。今天可把我累死了。師長一高興。今天打出去了許多電報。另外還有一個呈大帥的密電。說的是以後作戰和籌款的計畫。那一通電報。文譎譎的。做得像前後出師表一樣。」伯堅道：「我們師長。不是中原名將嗎。一個名將出來。的文章。自然與平常不同。」偉成道：「這個我都不談了。累就累一天罷。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商量。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。而且這件事是完全與你有利的。」伯堅笑道：「這就不必商量的了。」

算我同意了。你想。完全與我有利的事。我有個不願幹的嗎。」偉成笑道。「雖然完全與你有利。我也想從中分潤一點。所以有個商量二字。要不然。我何必來和你說呢。我問你。你不想作縣太爺。」伯堅道。「作縣太爺。」說着。放了茶碗。站起來。望着舒偉成。對這個問題。很覺不解似的。偉成笑道。「突然之間。要找一個平民來作縣太爺。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若是論到在軍營裏面。隨便來找個人來作縣知事。那就平常而又平常。你是師長的祕書。要你當西平縣知事。那有什麼不可以呢。」伯堅道。「你不要說笑話了。我和師長淵源很淺。就算他特別栽培。也不能因隨軍幾天。馬上就放我當個縣知事。」舒偉成笑道。「這自然有個道理在內。因為我們師長。總是向名譽上作工夫。他不願把外省人來作本地知事。只有在本地方找個親信人出來担任。若以西平縣而論。你是鄰縣的人。師長屬下。既沒有西平人。自然



是你的資格最好。現在所欠缺的就是你和師長的關係還不深。所以師長還遲疑着。不知道你是否勝任。」伯堅笑道。「一個大學不會畢業的青年。什麼叫法律政治……」偉成連連搖手道。「不。不。不在乎此。我說的是否可以勝任。是不是能籌軍餉。是不是能宣傳師長的德政。只要這兩樣辦妥。其餘的事情。師長是在所不問的。」伯堅道。「那我還是不幹罷。教我頌揚師長的德政。自問還可以對付。要叫我像在茶香鎮上那樣勒捐。我不但不能。而且也不忍。」偉成道。「據老於作知縣的人說。除非那一縣是不毛之地。榨不出油來。若是僅僅受些小兵災的地方。軍隊索餉索得越厲害。縣太爺越是發財。譬如軍隊要五萬款子。你就找着全縣的紳士要六萬。反正一切罪惡。你都可以推到軍人身上去。自己並不負什麼責任的。你既變了臉和紳士籌款。少要一萬八千。他不會感激你。多要一萬八千。和不多要是

一樣挨罵。又何必不多要呢。人沒有不怕死的。那些紳士不給錢。你就說武人要動手。他自然會把錢交出來的。更無所謂能不能。」伯堅笑道。「你雖說得很有道理。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。」偉成將手點着他。唉了一聲道。「書呆子。書呆子。這個年代。談什麼良心。況是你不幹。並不見得有西天如來佛下降。依然是讓別人幹。我們知道良心兩個字。多少還作點好事。若換別人。恐怕良心兩個字都不知道呢。你幹罷。我幫你的忙。你只把這縣裏的徵收總局。交給我的兄弟去辦。我就很感激了。」伯堅被他這一番話鼓動了。答覆不出所以然來。拿了那茶杯。又坐着喝起茶來。偉成笑道。「你不要太傻。這樣離亂的年頭。今日不知明日。有事幹。爲什麼不幹。」伯堅慢慢的將那杯茶喝完。笑道。「我究竟沒有這種勇氣。但是夏師長果然提到了我。蜀中無大將。廖化作先鋒起來。那個徵收總局。我一定可以給你。」偉成走上

前一步。拍着他的肩膀。笑道。「果然是這樣。我就可以到師長面前去鼓動。現在縣知事還沒有放出來。一縣的公事都辦不動。他在是急於要放人的。你不答應。事就錯過了。」說畢。又拍了伯堅兩下肩膀。笑道。「不必多言。免得師長知道了。」他不等伯堅再說什麼。就走了。伯堅心想。突然就可以做個縣知事。這真是夢想不到的妙事。不過一者怕是舒偉成尋開心。二來也怕自己幹不下來。所以關於這一層。自己也不必那樣高興。軍人要起餉來。真有拿了縣知事去槍斃的。想到這裏。面前噹哪一聲。倒好像有人真是放了一槍。突然一驚。倒出了一身冷汗。定睛一看。原來是自己手上拿的那個茶杯。落在地下。打了一個粉碎。心想。這個兆應不大好。不要胡來罷。這一聲茶杯。打斷了他的妄想之後。他就不再想到做縣長上去。次日。他還有大半天假。不願白過了。西平縣雖然鄰邑。却還不曾來過。閑着無事。且仔細在城

裏城外看看。於是捧了一匹馬騎着。在街上慢慢的走着。無意的走到一條整整齊齊的大巷口。看到一堵高牆上。釘了一塊木牌子。上寫着升官巷三字。看了這三字。忽然靈機一動。記得袁大舅家。是住着這樣一個巷名。這樣就是他家了。他一家人搬到安樂去的時候。丟了一所房子。找了兩個老年的人看守。現在不知道糟踢到了什麼地步。自己既然到了西平來了。也應該看看。若有破壞之處。也可以和他們整理整理。如此想着。就下了馬。手裏牽着韁繩。挨家的看去。看到第三家門樓子。只見大門外。新用紅紙標寫了一張字條。乃是臥雪堂袁。心想就是這裏了。大舅一家都走了。何以還貼了這紅紙條。難道看守的人。還有這樣多事。且不管他。將手拍了一拍門。先試試看。裏面有人答應一聲。出來開門的。果然是個老人。他看見一個騎馬穿制服的人。臉上先變了色。瞪了眼睛。說不出話來。伯堅道。你不要害怕。我是

袁學海的親戚。這是他家嗎。老人聽他是安樂口音。先放了三分心。望了他道。「是。是。是。的。貴姓是他家沒有人。這裏借給紅十字會的人住了。他家有位小姐住在這裏。」伯堅聽了。倒吃一驚道。「小姐什麼時候回來的。」老人道。「回來有好多天了。」伯堅道。「你趕快去說。我叫伯堅。由茶香鎮來的。請她出來見我。好極了。好極了。不料在這裏會到了她。」一面說着。一面將馬拴在電綫杆上。笑着就向裏走。那老人也知道袁家和曾姓是親戚。連忙向裏面去報信。伯堅走到裏面。見第一進堂屋裏。放有兩面紅十字會的旗。也簡單的陳設了桌椅。倒不像是空房。正猶豫着。隔了花屏門。見有一個女子的影子。在窗外一閃。便先叫起來道。「淑珍。想不到哇。我們會在這裏會着了。」一面說。一面迎了上去。那女子由花屏門向外轉了出來。頂頭相遇。伯堅看着向後一退。並不是淑珍。不過倒是面熟。也不知道在那裏會過。

那女子見他有很驚訝的神氣，便笑道：「曾家表兄，你沒有聽到淑珍妹說過。還有一個大一歲的叔伯姊妹嗎？」伯堅道：「哦，是了，你是淑芬女士，不是在省城裏讀書嗎？這樣兵荒馬亂，何以回西平來了呢？」淑芬微笑道：「那要什麼緊。西平城裏的人還多得很呢。別人可以在這裏，我也就可以來得。噯呀，看表兄這樣子，是從戎了。旗開得勝的，就到了西平。正是少年得意之秋了。請裏面坐罷。」說着，她就前面引路。伯堅一想，彼此總是親戚，雖然是初次見面，却也不必怎樣客氣。她既引着，就老實的跟了她向裏面走。走進了一重院落，只見兩旁玻璃窗上，都貼着花綢手絹。一根撐窗戶的木棍子，上面搭了有花邊的短汗衫。一個窗戶台上，又晾着高跟皮鞋。這不由得向後退了一步。似乎這裏四圍都是女子了。淑芬回轉頭，見他不走，笑問道：「表兄爲什麼不走呢？不要緊的。這裏住的是我們紅十字會的同事。」

只這一句話。那幾個玻璃窗裏。同時的露出好幾張粉臉出來。伯堅覺得若不上前。倒更是難爲情了。因之低了頭跟着她走。糊裏糊塗的走進一間房。屋子裏只一桌一椅。一個行軍床。陳設十分簡單。不過牆上倒用銅釘子釘了三張電影明星的相片。兩男一女。都是武裝。淑芬笑道。「這成了那句話。大兵之後。必有荒年了。我們這裏都是女性。大家不願到外面去找東西。就是把家裏那些木器大家分着用一用。所以分不着什麼。這雖是我家裏。恕我不能盡地主之誼了。」她嘴裏說了這一大套。已是將桌上的茶壺斟了一杯茶。兩手捧着。放到桌外邊。她自己在椅子上坐着。伯堅只好擠着坐。到行軍床上來。隱隱之中。似乎有一陣微微的粉香。襲到鼻子裏來。伯堅不覺心中顫動了一下。再看淑芬的身體。筋肉強健。輪廓圓潤。那漆黑微蓬的短髮。配着那白臉黑眼珠。實在有一種天然的媚態。她笑道。「表兄。你看什麼。

我有些像淑珍妹嗎。」伯堅道。「究竟是叔伯姊妹。不能十分相像。不過我們好像以前會過一次。」淑芬笑道。「表兄是貴人多忘事了。昨天你和貴同事走錯了路。不是我告訴你怎樣走回去的嗎。」伯堅拍掌一笑道。「對了。我只是向遠處想。沒有向近處想。所以沒想起來。袁女士是跟隨紅十字會來的嗎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不敢當。表兄怎麼樣子稱呼呢。老實一點。就叫我一句淑芬。客氣一點。也不過叫我一聲表妹罷了。何以把女士兩個字都抬了出來。」說時。她只管笑。露出她那雪白的牙齒。笑得也極其好看。伯堅笑道。「叫名字那太老實一點了。」淑芬道。「好。表兄。你就叫表妹罷。」伯堅對她這樣特別的親熱。自然是愉快。但是說明了。倒更不好意思直接叫出表妹來。只得含混你我二字。隨便叫着。伯堅原不敢直接就問她的行蹤。不過初次見面。也無別話可談。說來說去。就說到這個問題上來。淑芬是無父



親的。只有一個母親在鄉下。這次在省城裏。聽說西平鬧得很厲害。傷兵很多。於是紅十字會組織了一個戰地救護隊。並後方臨時醫院。開到西平來了。淑芬因為要回家來看母親。就加入了救護隊。當一個女看護。和同伴十幾個人。一同工作。好在她們有了紅十字旗作保護。西平又是漸漸恢復了秩序的。所以她們倒也平安。並無什麼意外的事。夏雲峯的軍隊進了城。大家都說是有紀律的軍隊。更放了心出來遊玩。所以伯堅在街上就遇到了淑芬。把這一段原由說完了。伯堅少不得把自己的行蹤也告訴了她。最後笑着說。「敝上現在正要讓我當西平縣的縣太爺。我是在這裏躊躇着呢。」淑芬笑着站起來道。「表兄。這話真嗎。」伯堅道。「自然是真的。我初次相會。豈能就亂說假話。」淑芬坐了下去。偏着頭向他眼珠一轉。微笑道。「不要說這種話。我們應該一見如故。惟其是一見如故。所以表兄不

會說假話的。從若是做了西平的縣長。我們多榮耀呀。我在本縣學生會裏。是一個幹事。在女看護隊裏又是隊長。這裏的紳士和我起了一個外號叫做英雄。英雄就英雄。要什麼緊。以後表兄做了縣長。我倒真要借表兄的力。量。作些社會事業呢。表兄。你不要躊躇。就答應了師長罷。」伯堅笑起來道。「表妹倒是贊成人家作官。」突然之間。說出了表妹這兩個字。自己倒有點難爲情。偷眼看淑芬時。她却毫不在乎。只見淑芬笑道。「不是我贊成人作官。我是贊成表兄和國家作事。和桑梓盡力。平常的人。總把官作兩種看法。一種認爲是榮宗耀祖的事情。一種以爲作官的不過是逢迎上司剝削小民。官就是小人的代名詞。其實官也是一種職業。一樣的作事。逢迎不逢迎。剝削不剝削。乃是人的問題。不是官制的问题。若是大家都不作官。國家許多事情。讓那個來辦呢。」伯堅笑道。「你真會說。不愧是個英雄了。」淑

芬笑道。「我現在不過是這樣一個外號罷了。若要問我是否真能作個英雄。這就全靠表兄幫我的忙。」伯堅見她左一句表兄。右一句表兄。叫得那樣子親熱。自己倒不好意思和她客氣。便笑道。「當然。我們又不是外人。只要能幫忙。我就盡方而爲。決不推諉。但不知要幫些什麼忙哩。」淑芬眼珠一轉。笑道。「這也看事說話。那能預定。我原來打算回鄉去看看母親。再回省城去的。現在表兄來作縣太爺。我就不到省城去了。不但不回省城去。就是鄉下我也不去。派一個人去。把我母親接來就是了。以後我們可以常常見面。省得表兄寂寞。若是縣太爺不便出衙門來亂看人。好在我是一品大百姓。可以天天去看表兄。」說畢。她那雙滴溜溜的眼珠。就射到伯堅的臉上。伯堅覺得這個表妹天真活潑。比淑珍有趣得多了。禁不住向她一笑。她笑道。「表兄忙不忙呢。若是不忙。可以在我這裏多坐一會兒吧。」伯堅道。

「我本來有一天的假。打算城裏城外都去看看的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你是從外面打仗打進來的。城外有什麼看的。西平城裏。也就是這幾條街。大概你都到過的。我們坐在這裏談談多好。俗言道。久旱逢甘雨。他鄉遇故知……」

「這知字也不一定當作故交講。一來我們是親戚。二來我們彼此也是早已聞名的。勉強說聲故知。倒也說得過去。」淑芬將兩隻溜圓的光手臂。互相扭着。一聳肩膀。笑道。「這樣說。就不勉強了。」復又將兩隻鞋尖比齊。抬起來。打着地板。身子一仰一合的。好像很快樂。又笑道。「表兄。你一定是餓。我來作一點西餐你吃罷。」伯堅道。「不必費事了。坐着談談多好呢。」淑芬道。「外面屋子空着呢。我搬了爐子鍋來。就在外面作。又可以談話。又可作菜。你看多好。」她說畢。只見她東屋跑到西屋。就開始忙了起來。一會子

工夫。搬了兩個火酒爐子。放在外面屋子裏。桌上。將桌子下面一個網藍提出來。找出了一些洋鐵罐子和紙包。後又在別個屋子裏。借了些東西來。伯堅看她很忙。笑道。「我來幫一點忙吧。」淑芬將一件女看護的白衣服穿上了。笑道。「不用。不用。我一手做出來。你吃了定管有味。」說着。向他轉着眼珠一笑。伯堅因她如此說着。便站着不動手。她拿了一罐子咖啡末。先倒在一個琺瑯壺裏。然後另在一個爐子上放着平底鍋來煎雞蛋。煎蛋的時候。打開紙包。取出一塊火腿。切了同煎。煎好了。將兩個盤子盛着。放在桌上。又取出一塊冷麵包。用刀來切。但是這麵包。過了一點時候。實在切不動。於是改着用刀來鋸。鋸得她兩片豐秀的玉腮上。泛出兩片紅雲來。伯堅見她一手倒按着麵包。一手拖着刀來去。也不十分吃力。笑道。「我是個軍人。這事讓我來罷。」按着她的手。一同拿着刀柄。將麵包鋸下了五塊。伯堅道。「

夠了。有那一大盤子火腿鷄蛋。也就再不需要別的什麼了。」淑芬看着石頭似的麵包。也不願再鋸。就用了一個托茶杯的大銅盤子。擺下放到桌上。那咖啡也開了。壺嘴子裏熱氣騰騰的。倒有些咖啡氣味。於是將兩個茶杯。倒上兩杯。沒有小茶匙。就用兩個舀湯的湯匙。放在杯子裏。她在網籃裏又翻了一陣。翻出一個烟捲筒子。拿了過來打開蓋子一看。裏面却是一筒子的白糖。她笑道。「這西平縣可買不到古力糖塊……」伯堅連忙點頭道。「這個就好。放到咖啡裏面去。也容易化。」淑芬於是拿着湯匙。反過頭來。用長柄撥着白糖。到兩個咖啡杯子裏去。然後拿了兩雙骨頭筷子。放在桌子上。兩對面。和伯堅對吃起自做的西餐來。淑芬將筷子夾着一塊大麵包。先咬了一口。笑道。「吃西餐用筷子。大概表兄還是第一次。」伯堅笑道。「我們用研究人類進化史的眼光看起來。這用手抓東西吃的人。自然是比

用器具吃東西的人。要差上一步。非洲土人。美洲土人。他們吃東西。還有用手抓的。歐美人吃東西。半用手。半用刀叉。中國人完全用筷子。不用……」

她拿筷子夾了一塊大麵包。未免有些尾大不掉。於是將左手拿着麵包。右手拿的筷子。挑了一些碎糖。在麵包上揀抹着。伯堅道。「其實吃西餐裏的麵包。却非用手不可。」於是自己也學着淑芬的樣。拿起麵包來吃。淑芬用筷子夾着鷄蛋。笑道。「西餐裏的鷄蛋。大概是牛油煎的。我却沒有牛油……」

「伯堅夾着嘗了一塊子。笑道。「豬油的也就不壞。中國人煎鷄蛋。總是用豬油的。」淑芬道。「不。我這是花生油。」伯堅笑了。自己不好怎樣連續說下去。端着茶杯。用大湯匙舀着一匙咖啡喝了。笑道。「自己做的咖啡。係用末子熬出來。是比較の香。我想表妹是常作西餐吃的很內行。」淑芬笑道。笑話。煮咖啡是不成問題的。誰都能夠做。談到菜裏面我就只會做火腿鷄

蛋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這譬如戲子的拿手戲。本也不在乎多。」他自覺這一句話。說得很有道理。便向着淑芬微笑。淑芬笑道。「表兄作了知縣大老爺的話。當然少不了請客。那個時候。可以把我找去作西餐。我不敢誇大話。到那個時候。一定努力。做出三四十樣極好的菜來。」伯堅道。「我沒有那樣闊。吃西餐請客吃三四十樣。」淑芬道。「那是當然。但是你也決不能就請一次客。這三四十樣菜。可以分作五六七八回請客。」伯堅笑道。「好的。但不知預備的是些什麼。能先告訴我嗎。」淑芬笑道。「可以的。都是火腿鷄蛋。」她說畢。格格的笑著。將手臂伏在桌上。額頭枕著手臂。把臉藏起來。伯堅看到這位表妹。真是忘憂之草。解語之花。實在令人歡喜。便笑道。「表妹果然做得出三四十樣火腿鷄蛋。那也是一樁趣聞呀。」淑芬抬起頭來。眼珠向伯堅一轉道。「表兄這頓西餐。沒有吃到什麼。但是笑料不少。也許可笑



飽的。」伯堅道。「這也不壞呀。假使有人問我。你願意笑呢。願意吃飽呢。那末。老實不客氣。我願意笑。我不願意飽。」淑芬道。「不能吧。如果這話是真的。麵包不成爲問題。大家每日笑上兩陣就完了。」伯堅道。「這不能這樣攏統的說。要看對手方如何。若是一個……」伯堅不能明說了。只好向淑芬一笑。淑芬見着伯堅快樂。也是得意之至。含着笑。把這分西餐吃完了。然而這分西餐所吃的也就是那盤火腿鷄蛋。至於麵包。牙齒實在不能勝任。咖啡是喝。不是吃。西餐吃完了。淑芬一陣風似的。把盤子筷子收去了。於是就拿了一臉盆在手。向伯堅問道。表兄。你是要洗涼水呢。還是要熱水。伯堅道。我們當軍人的。不必過什麼講究。墮便怎樣都成。淑芬笑道。雖然如此。你到我這裏來了是客。我不能讓你隨便。我若讓你隨便。我就太不會作主人了。她說着話。就舀了一盆水來。放在桌上。當着伯堅的面。拿了一瓶花露水。

拔開塞子。向盆裏倒了大半瓶。然後把床鋪後。牆邊衣鈎上的一條雪白毛巾。取了下來。平平整整的鋪在水面上。再取了一個胰子盒。放在臉盆邊。伯堅笑道。表妹。你太客氣。在這戎馬倉惶的地方。想不到會受你這樣的遇到的招待。淑芬聽了這話。由心裏樂出來。只看她那很長的睫毛。簇擁到一處。在眼睛上。是表現她歡喜過分了。她笑道。表兄到了這裏。總算是到了我家裏了。我鬧了半天。有什麼東西拿出來吃喝呢。伯堅笑道。說到親戚來往。第一是要氣味相投。第二才是禮貌。至物質方面。像我們這樣的人。總算受了一點新教育的。吃喝二字。似乎更不應該談到了。他口裏如此說着。却不曾站起身來。淑芬就也不再客氣。兩隻白手向盆裏一插。撈起手巾來。就擰乾了一把。打開來香噴噴的。送到伯堅面前來。伯堅站起身來。兩手接着。笑着。一欠身子道。「要表妹這樣費神。如何敢當。」淑芬笑道。「表兄既是軍人。

軍人要講究爽快。以後免除這一套無謂的應酬話。好不好。我雖是個女子。我很贊成軍人氣概的。」伯堅見她將兩隻袖子高高捲起。露出那一雙雪白肥嫩的手臂。胸面前微微挺起兩個小包。她那強壯的身體的輪廓。在緊窄的衣服裏。很豐滿的現露出來。兩手捧着手巾擦臉。不知道止住。對他簡直是看呆了。淑芬笑道。「表兄什麼事出了神。只管看着我。」伯堅臉一紅。笑道。「我看表妹一表人材。實在是個新女性。不愧人家稱你英雄這兩個字。」淑芬笑道。「表兄是當面給我高帽子戴吧。看一個英雄不會看得這樣出神。一定是給我看相。看我這相可長得有什麼毛病。」伯堅只放下手來。略停了一停。淑芬便接了他手上的毛巾。拿到臉盆裏去搓洗。先用香胰子摸過了一道。洗着擰乾了一把。再洒上香水。然後又送到伯堅手上來。伯堅笑道。「不敢當。讓我自己來罷。」淑芬却不問他敢當不敢當。硬把這手

巾送到伯堅手上去。笑道：「又是一個不敢當了。」伯堅笑道：「無論照着朋友說。或者是照着親戚說。我都感覺到是不敢當的。我不這樣說。應當怎樣說。難道我還自認受之而不愧嗎。」他口裏雖如此說着。但是他手上拿着手巾。究不能不向臉上擦去。因笑道：「不敢當。儘管是不敢當。消受也還是一樣的消受。」說畢將手巾交還淑芬。淑芬伸着手向手巾下面來接。兩個人彼此都不曾提防。重重的碰了一下。淑芬碰着伯堅。倒無所謂。伯堅碰着了淑芬。只覺她的手軟而且滑。皮膚之佳。可想而知。恰好淑芬望了他微微一笑。在伯堅看去。好像很有意思似的。更讓他心裏蕩漾起來。說不出來。是有一種什麼愉快。淑芬倒絲毫不以為意。她將袖子向上捲了一捲。然後拿了手巾就在洗臉盆子裏搓洗着。自己竟低下了頭。洗將起來。伯堅在一邊看到。心想不知這位表妹是胸無成竹。隨便的洗了臉呢。也不知表妹表

示特別好感。以爲有共水洗臉的資格呢。因之坐在行軍床上。斜了眼睛看着。禁不住要笑出來。淑芬洗完了臉。在身上掏出粉鏡子。微微的側着身子。取出粉撲來。撲了一陣。然後又拿了一把小梳子。從從容容的將頭髮攏着。攏到半中間。側轉身將眼睛對伯堅斜看了一眼。見他在微笑着。便笑道。「表兄。你笑什麼。笑我擦粉嗎。」說着。她依然回轉頭去攏頭髮。一隻手却把小鏡子舉着偏過來一點。却在鏡子裏去看伯堅的情形。伯堅似乎也知道這種情形。就向淑芬背後笑道。「據說表妹是個英雌。就不會注意到化妝上去。其實愛美是人的天性。男女一樣。並無分別。譬如男子有了鬍子。一定要刮掉。面上有毫毛。也一定要剃掉。這不是和女子擦粉一樣嗎。我根本就不反對人類化妝。男女分別處不必談了。」淑芬正擬了一篇腹稿。要說明自己所以修飾的原因。不料伯堅更是乾脆。連修飾兩個字都不提。只說是

化裝。而且擴大範圍。說人類都如此。便回轉身來。向伯堅對面坐着。點頭笑道。「這話對極了。而且我們黃種人。都帶有一種病色。擦些粉。擦些胭脂。把病色塗去了。也可以給別人一個好印象。」伯堅笑道。「既然如此。爲什麼表妹只用粉。不用胭脂呢。」這一句話。倒把淑芬問倒了。她笑了一笑。沒有答覆。伯堅道。「表妹因爲在紅十字會裏。服務的關係。大家都沒有用胭脂。所以也不能獨異。」淑芬笑着說聲對了。談話談到這裏。自然是有趣。然而在實際上說。也感到無聊。親戚見面。何以只管談到這些問題。伯堅站起身來。微微伸了一個懶腰。笑道。「我要告辭了。」淑芬道。「難得來的。何不多坐一會。」伯堅牽了一牽自己穿的制服。笑道。「實不相瞞。我今天只有半天假。原打算在西平遊歷遊歷的。因爲遇到了表妹。談話談得忘了一切。現在應該回營去銷假了。」淑芬正色道。「軍紀不是玩的。既是表兄假期快

滿。那我不敢以私廢公。表兄就請便罷。」伯堅笑着道了謝。向外面走。淑芬也就一步一步緊緊的在後面跟隨着送了出來。伯堅笑道。「以後可以常來。何必送。」淑芬道。「不送。難道我坐在屋裏望了表兄出去不成。」說着話。已到了大門口。伯堅自去解下馬韁繩。將繩子拿在手上。正待上馬。只一回頭。却看到淑芬還在門框邊站着。因笑道。「現在到了大門外了。可以不送了。」淑芬笑道。「我要在大門口望望。表兄只管上馬去。我目送你一程。」說着。那眼珠一轉。微笑着。伯堅聽到她。說出目送兩個字。已是心裏一動。加上她這種挑引的姿態。想起怎當她臨去秋波那一轉的妙詞。也不覺飄然神往。把上馬這件事都忘記了。二人彼此忙忙的對立了一會。還是淑芬先醒悟過來。笑道。「表兄不騎馬嗎。」伯堅哦了一聲。才點着頭道。「我們再見了。」於是跨上了馬。騎着回縣衙門來。在衙門口下馬的時候。抬頭

一看。只見八字式的照牆。大大的敞開。兩扇高大的大門。下面罩着一個長方形的廊子。左右兩邊樹着欄杆。各圍着一角牆。張貼告示。那告示上署着前任縣知事的姓名。却有碗口大一個字。心裏便想着。不要看是一個縣知事的位分。並不多高。然而看起這排場來。也就足夠人羨慕的。設若我答應作西平縣知事。這就是我家的大門。在這一縣之內。也就是個行政首領。雖然不必自豪。接了母親在這裏過幾天。親母也要歡喜一陣吧。而況那位活潑潑的表妹。又極是盼望我做縣太爺的。我若一上任。天天讓她在這門裏進出。她該應是多高興呢。他如此想着。很自在的下了馬。進了大門。將馬交給了衛兵。背了手。低了頭。緩緩的踱到裏面去。忽聽到有人笑道。「文人究竟是文人。就是讓他穿上一套軍衣。他那種文謏的態度。無論如何。也是改不了的。」伯堅一抬頭。正是夏雲峯和衛尙志站在階檐下。向外面閒眺。



臉上還帶有一部分笑容呢。伯堅看見馬上站住了。夏雲峯向他招了招手。讓他過去。然後問道。「你把本縣的風土人情問得怎樣了。」伯堅心想。若說自己曾遊歷了。他一盤問起來。自己將什麼去對答。倒是說實話的好。便答道。「無意在街上碰到了一個親戚。被拉去款待一陣。并不曾遊覽。」夏雲峯微笑道。「哦。你沒有考察考察。你在表面上看看。這西平縣好不好呢。」伯堅已得了舒偉成事先的通知。料得這句話是有意思含在其中的。便道。「在本省總算是個上中等的縣分了。若是好好的治理起來。未嘗不可以趕上一等縣。」夏雲峯聽說。用手擰着他的鬍子尖角。目視衛尙志而笑。衛尙志雖然知道師長肚子裏另有春秋。這話悶在心裏。却是不敢說出來。也只是微笑。夏雲峯問伯堅道。「你說這西平治理一番。就可以趕上一等縣分。我問你。你要怎麼個樣子去治理呢。」伯堅聽他如此問。心裏更是明

白。便笑道。「伯堅沒有做過親民之官。不敢在師長當面亂說。不過我想第一著辦法。就是理財。只要財政上有辦法。事情就好辦。本縣的錢糧。原是預征三年。但是有繳足了的。有繳二年的。有只繳一年的。先當劃一起來。這欠款未繳的。並不是交不出錢來。多半是土豪劣紳和那不學好的百姓。觀望風色。拖延下來了。至於小百姓。越窮的。越是納糧不多。決不敢拖欠。也犯不上拖欠。所以催繳欠糧。這和窮百姓。沒有多大關係。不催倒好了。這班土豪劣紳。伯堅接着說道。欠糧劃清了以後。其次便是把那些苛捐雜稅。整理一下。收錢不多的。大可以取銷幾樣。只是挑那可以找富戶出錢的稅。斟酌情形。努力進行。這就收了稅。老百姓們。也不會怎樣反對。」夏雲峯聽到這裏。不等他再向下說。便向衛尙志道。「他果然去得。我的眼力。還算不差。」他那擰着鬍子的手。剛剛放下來。復又抬將上去。那頭微微點了兩點。似乎表

示許可的意思。伯堅未聽得夏雲峯說明白。究竟也不知道是否允許。站在他面前。自己也不願走開。怕是把這位現成的縣官給弄丟了。於是他向後退了兩步。望了夏雲峯。靜等着他的回話。夏雲峯把兩隻鬍子尖角。都擰得夠了。才笑道。「曾祕書我放你作一任西平縣知事。你有這種膽量幹一下嗎。」伯堅原是靜等他這一句話的。等他說了出來。心裏倒跳上了一跳。望了他。只輕輕答應了一個唯字。却沒有說什麼。夏雲峯笑道。「你若能幹。我就放你做一下試試。不過我還有幾個條件。你得遵守。」伯堅又道了一個唯字。要知夏雲峯提出什麼條件。下回交代。

第六回 治國如斯一隅三反法 救民到底十室九空天

却說夏雲峯勸伯堅去做縣知事。却向他提出三個條件。他想到事情已有八九分成就的希望。姑且問一問他。看他是些什麼條件。便答道。「師長的命令。當然是努力遵從去辦。請師長吩咐罷。」夏雲峯道。「這不是命令上打官話的事。要你辦得到才行。我的意思。第一個條件。是無論我要你籌多少款。在限期以內。一定要交出來。第二個條件。籌款儘管是出地方現拿。但是不許騷擾到窮百姓頭上去。免得人家罵我們的軍隊。第三個條件是籌款雖有一定的數目。自然是越多越好。你縱然籌出了定額。這錢也不許吞下一文。都得繳呈。這三個條件。你可有胆量答應下來。」伯堅心想。所謂三個條件。一言以蔽之。無非是要錢。不過這第一個條件却太厲害了。設若他在三天內要籌出一百萬款子來。那除非是財神下凡幫助。才有把握。不

然這一個小縣分不會產生金子。豈能無限制的籌款。如此一想。就不敢作聲。夏雲峯站在那裏微笑了一笑。然後向他道。「我想你或者有點胆怯。不敢承認。等我考量考量再說罷。」他說畢。和衛尙志轉身走了。伯堅也走回他私人的屋子來。這熱天。第一項就是這項軍帽罩在頭上。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痛苦。伯堅首先將帽子一揭。便覺得沿着額頭。有一陣汗珠要湧流下來。伯堅解下了腰上的皮帶。將衣服牽了一牽。軍衣裏面的襯衫。早是貼着肉粘成了一塊。不解皮帶。不牽衣襟。倒也罷了。無非是悶熱一點。現在牽開衣襟。透入涼氣。那如同水洗的襯衫。肉觸看便冰涼一陣。極是不好受。自己彎着腰。兩手扯着胸前的衣襟。只管抖汗。口裏就情不自禁的長歎了一聲道。「軍人生活。實在是不能幹。」一言未了。身後有人答道。「可不是嗎。爲什麼有機會還不抽身呢。」伯堅一回頭。却是舒偉成走進來了。因笑答

道。「幸是不會說什麼犯法的話。要不然。讓你聽了去。我倒要提防一二。」偉成笑道。「不要說笑話。我正來打聽一件事。剛才師長和你提的縣太爺一件事。怎麼樣了。」伯堅手扶了窗子眼。向外張望了一下。然後低聲道。「留着性命還吃兩年飯罷。我不作那個升官發財之夢了。」於是將夏雲峯提的條件。對偉成說了一遍。偉成笑道。「你究竟是個書呆子。他說無論要你籌多少款都得籌。這是一句空話。怕什麼。像茶香鎮那樣出錢的地方。他也只能要十萬。西平縣他又會要多少呢。」伯堅道。「不能那樣說。茶香鎮。雖然是個出錢的地方。不過一鎮而已。西平縣是有土地人民的縣區……」偉成皺了眉道。「不要談。不要談。你外行透了。你想。從來軍事家只有注意名城巨鎮的。沒有注意縣區的。那是爲什麼。第一爲的是錢。第二才談上政治。小小一個縣區。我們師長經過大局面的。他難道會不知道籌不出

大款。你想。若是怕籌款的話。我會讓我兄弟來當徵收局長嗎。我想師長和西平要錢。也不過三五萬而已。難道一縣之大。百十萬人。會籌不出幾萬款子。縣太爺也就太外行了。一位老百姓抽他一角錢的稅。也就可觀啦。爲什麼怕幹。伯堅心裏。原是有些怕款難籌。現在讓舒偉成三言兩語一說。覺得事實具在。並不是鑿空之談。仰頭想了一想。笑道。「雖然你說得那樣簡單明瞭。不過我是沒有作過官的。一點經驗沒有。假如事實不能像理論那樣容易。那怎麼辦。」偉成道。「我且不說那些。設若你不幹的話。你看別個幹不幹。我想你的聰明才力。不會比一班人差。人家能幹。你也能幹。中國那一年不打仗。沒有聽到那個怕籌軍餉。不去做縣知事。俗言道得好。掬混了水。才有魚摸。你不明白這個意思嗎。要不然。爲什麼軍隊打勝仗。軍需官會發財。鐵路局借債。材料科長家裏蓋大洋樓。中國就是這麼回事。不作貪

官。天理不容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這就是你的中國人作官哲學。充其量而爲之。中國豈不要亡國。」偉成笑道。「以前我也這樣想。但是我仔細一想。也許不要緊。前清不要去管他。民國一二十年來。你想想天字第一號的貪官有多少。可是到現在。中國還沒有亡的象徵。我想中國是一隻大象。身上長個些小疙瘩。那是不要緊的。叫化子們常說。虱多不癢。債多不愁。中國也是貪官太多了。所以不亡。大家都認爲作官要錢。是天理人情中事。倒不在乎。若是法治國家。有了個貪官。輿論既是攻擊。政府又要懲辦。倒反把事情弄糟。那時。國家對世界認爲是恥辱。政府對百姓要負責任。你看。中國把貪官司空見慣了。又有什麼恥辱和責任呢。伯堅幹罷。」這一頓演說。不由得伯堅不哈哈大笑起來。偉成笑道。「事實歸事實。笑話歸笑話。你只要不做傷天害理的事。在捐款上吞幾個錢。倒沒有什麼。你若良心上說不過去。在本縣



辦點公益事就行了。好在也不會要你掏腰包。有了公正的名目。自然可以籌錢。」伯堅聽他談笑一陣子。又正經討論一陣子。無論如何說來說去。這官還是可做。便坐在一張籐椅上。左腿架着右腿。顛簸了一陣。眼睛望了偉成。只管微笑。偉成正想說出你還有什麼疑問嗎。却有一個隨從兵叫了進來報告道。師長請。這三個字。是比什麼事都有力量的。於是大家不約而同的。走到師長辦公室來。夏雲峯正坐在辦公室椅上。觀看一張地圖。看到他們來了。突然站起來。向着伯堅道。你覺得這縣城裏很安全嗎。伯堅怎敢說不安全。答應了一個是。夏雲峯道。你覺得安全就好。於是取了一根雪茄。在手。偉成擦了一根火柴。替他點着。他吸了一口煙。微笑道。「我今天晚上。趁着霍仁敏不留意。要一鼓而下安樂。這西平縣是我軍進退必由之路。很重要。我除了留一營人在這裏防守而外。已經電呈大帥。飛調一旅人來策

應。安樂到手。我們就要整個的和聯合軍見個高低了。」伯堅聽到說今晚就要去暗襲安樂。想到城裏頭有兄弟和老母在那裏。萬一暗襲不成。城裏城外開起仗來。不知道自己家裏怎麼樣。如此一想。站着倒呆住了。夏雲峯以爲他是怕新軍到了不能應付。便用手撇着鬍子。笑起來道。「怕什麼。就怕那一旅人不開來。開來了就歸我節制。我到了安樂。多少纔要把霍仁敏的叫化子軍隊。俘虜一些來。然後和自己的軍隊一齊編成四旅。我至少要升個總指揮。」他一面說着。一面擰鬍子尖。那一分得意。就無法形容了。伯堅在師長這樣喜怒莫測之下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。只用很柔和的聲音。半彎着腰道。「師長還有什麼吩咐的嗎。」夏雲峯站立起來。取下嘴裏的雪茄。放在桌沿上敲了敲灰。那一隻手。依然擰着鬍子。微笑道。「我想官應該怎樣做。你在書本子上早已領教過了。我是一個抗鎗桿的。那還用得我

說。我所要說的。就是便於軍事的地方。你要二十四分努力。我們成功了。你不見得作個知縣就算了事。這一點你要明白。」伯堅站直了腰。連答應幾聲。是是。夏雲峯用手一揮道。「你出去。我已經吩咐舒祕書和你辦委任狀了。」伯堅不知不覺的向他鞠了一個躬。退了出來。一出門就見舒偉成手捧一封公事進去。不多一會。他捧了公事到屋裏來找伯堅。一路作揖作了進來。笑道。「縣太爺。恭喜賀喜。」說着。把公事遞了過來。伯堅接着公事也和他作揖。可是皺了眉。輕輕搭了一下嘴皮。表示那惋惜的樣子。因道。「我本來有許多下情要和師長商量。不料我一見着他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。你看這事怎好。」偉成伸着手拍了他的肩膀。笑道。「無論什麼事都有困難。吹燈還要費一口氣呢。可是雖有困難。只要努力。也自然可以排除。我舍弟的事就重託了你。不必再說了。又握住伯堅一隻手。緊緊的搖撼了幾下。

道。「師長面前。我自然盡力和你維持。你放心。」伯堅接着公事。這時倒反沒有了主意。也不知道應當說什麼是好。偉成問了他這些話。他只知道笑着答應是。偉成回頭望了一望門外。見沒有人。便道。「現在你是當地主人了。回頭師長動身。你得送出城去。我的事忙。彼此心照。就不多說了。」說畢。已匆匆而去。舒偉成不說出這話。倒還罷了。他有了此一番吩咐。伯堅却有些兒爲難。心想這師長大人應該怎樣的歡送呢。這樣想着。他又是那個毛病。只管在屋子裏來去徘徊。這歡送師長要說什麼話。要行什麼禮節。完全不知道。若是失儀了。縣知事做的第一件事便錯了。師長如何能信任。他心裏如此躊躇着。一時又找不着一個人來當顧問。很是焦急。這時門外發現了脚步聲。接著又輕輕咳嗽了一下。似乎有個人在門外窺探。因問了一聲。那個。便有人答道。「縣長。是縣裏的衙役們請示來了。」伯堅陡然聽到人

家叫出縣長來。心裏倒砰然一跳。那個說話的人。身上穿了長衣。手上拿着帽子。已是走了進來。他遠遠的便向着伯堅一個很深度的鞠躬。然後直起腰來。又叫了一聲縣長。伯堅到了此時。心裏已經明白。這便是如戲台上所謂三班六房。迎接太爺上任了。因道。「你在衙門裏當什麼職務。」那人聽問。又是一鞠躬。將一張履歷片子。雙手呈了上來。原來他是本衙一個傳達。便點點頭道。「我知道了。」傳達一鞠躬道。「特來請示縣長。定了那個吉時就職。傳達好去通知衙門這些同事。」伯堅是第一次作官。什麼也不懂得。自作聰明。又怕錯了。因之臉色沉了一沉。作出那鄭重的樣子。傳達看見蚊子般的聲音。道了句是。向後退了一步。伯堅對於這個話。已經明瞭了。這些人都是來見縣長要持維飯碗的。便點頭道。「好吧。你叫他們進來見見我吧。」傳達答應是。退了去。只在這時。七長八短的。進來一屋子人。先進

來的。讓後進來的擠着上前。先進來的就兩邊一分。將後進來的讓出來。似乎這縣長患了一種極猛的傳染病。近身不得。大家站定了。早是向伯堅齊齊的一鞠躬。伯堅究竟沒有這樣受過人家大禮參拜。不能安然受之。也向着人家深深的一點頭。其中算警佐位分高些。他才直着腰桿子。低聲說道。「卑職們聽說縣長就職。特意前來侍候。」伯堅聽着大不高興。怎麼連前清老官僚這一套話都用出來了。但是人家說謙遜的話。總不能轉去責備人家的不是。便道。「兄弟本來不想做官。無奈師長再三的要我擔任。我只好勉爲其難。我們不必用那些惡官僚的習氣。辦完了事。我們都是好朋友。一律平等。你們作的不對。我自自然要指導你們。就是兄弟有什麼作的不對。你們也可以隨便對我說。辦公事總要和衷共濟。」伯堅這一番話。還是看了從前校長就職的演說。和現在師旅長的訓話。神而明之。變個樣兒。自己

以爲總很算得體。不料這些人一聽。就猜透了這縣長是個雛兒。從來沒聽說縣長和科長科員談平等的。這個人容易對付。要在他手下。好好搗兩個大窟窿。足攪一陣。管你談平等不平等。各人心裏如此想着。外表可是直了脖子只管哼着是。而且臉上露有笑容。表示感激縣長不高傲的意思。伯堅看了。心裏也是很歡喜。又道。「你們今晚來了也很好。我正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商量。夏師長馬上就要動身了。我們要籌備歡送。時間短促。怎麼去歡送呢。」大家聽了。都很爲奇怪。這位縣太爺。還能作什麼事。連歡送長官的辦法都想不出。還是警佐先答道。「若是時間從容呢。衙裏備酒餞行。城門口搭起歡送彩牌樓。聯合全縣士紳。縣長帶領卑職們一齊隨在馬後送出城去。現在是來不及了。只有一個法子可用。先定下師長出城的路線。立刻通告百姓們。當師長經過的地方。家家要擺香案。放長爆竹。挑城裏貴重些

的食物。買幾樣送到師長那裏去。然後縣長和卑職們隨在師長馬後。一塊兒送到城門外去。這也就完了。似乎也沒有什麼更重大的儀式了。」伯堅想了一想道。「就是這樣辦一辦。就行了嗎。」警佐道。「匆促之間。也只能辦到這樣了。」伯堅對於這事。本來一點也不知道。警佐如此說了。自己也不再能添出什麼花樣了。便道。「好罷。你們快一點去辦來就是了。」大家略頓了一頓。似乎是等着縣長二次的吩咐。見他並沒有什麼吩咐。然後大家鞠着一個躬。退了出去。伯堅到了此時。把以前怕作縣長的心事。完全都打退了。心想只一點兒事。這些手下屬吏。就來請示。縣長也不過坐着吩咐吩咐而已。這樣看起來。作縣官實在是一件容易事了。如此一想。心裏是加倍的寬敞。大可以放着胆子作下去。就是籌款的難題。也不妨叫這些人想辦法的。如此一來。更是把以往爲難的情形。置之度外。自己雖是不跟着夏



師長開拔。看到夏氏左右。忙碌着整理行裝。也就不便獨在屋子裏住着。這屋子走走。那屋子走走。算是幫人家一點忙。約莫混了一個多鐘頭。一個傳令兵。就走進來對他說。有本縣署的職員要回話。伯堅想到歡送的事。正還摸不着高低。巴不得他們來伺候。於是自迎出來。剛一出房門。便見天井屋檐下。黑壓壓站着一大排人。伯堅一出來。就有一个人搶了上前。和他深深一鞠躬。在星光下隱約看得出來。正是那個警佐。他由丹田裏發出聲音。用低嗓子道。「稟縣長的話。東西都預備好了。請縣長去看一看。」伯堅道。「東西辦來了。拿進來就是了。」警佐道。「是。但是請縣長先看一看才好。」伯堅一聽他這口音。心想這是什麼話。一會子功夫。竟會說出兩樣的話來。也不知他們究竟弄了些什麼玩意。且跟了去看看。於是讓警佐引路。跟了他去。這兩邊屋檐下的人。就像鐵屑遇到吸鐵石一般。隨在後面。悄悄跟了

出來。伯堅跟着警佐。走到會議室裏。只見燈光明亮。滿地擺着是東西。一連六架抬箱。箱蓋開着了。乃是一抬箱丸藥膏散。一抬箱手巾胰子。一抬箱茶葉。兩抬箱煙捲。還帶着火柴。一抬箱線襪。另外大小幾簍子擺在四週。有乾點心。水果。火腿各類東西。伯堅看了。心下一喜。這正是行軍的人。缺少而又需要的。不料他們沒有上過前線。却很知道前線的事。因點點頭笑道。「這些東西。辦得都不錯。我倒不料這西平縣有些出品。這裏那幾樣是土產呢。」警佐道。「本縣沒有什麼土產。這都是看到行軍可以用得着的東西。大家分頭去收來的。」伯堅道。「什麼。收來的。不曾花錢買嗎。」警佐道。「是卑職們到縣商會裏去了一趟。說是縣長要歡送夏師長。籌辦不及東西。因之他們就自己出頭。把東西馬上在各處店鋪裏收齊了。送到這裏來的。」伯堅一想。這縣知事威風真不小。要辦事。有人替着辦。要送禮。有人代送。

原來並不是像自己揣想的那樣難。便笑道：「東西是不錯。只是沒有專送師長的什麼貴重物品。」警佐低聲道：「請縣長借一步說話。」伯堅點點頭。便走出屋子來。警佐跟了來。輕輕的道：「不知道夏師長玩不玩福壽膏的。」伯堅道：「他不抽烟。你問這個作什麼。」警佐道：「這縣城裏別的沒有。若要烟土。要收買是不大難的。從前聯合軍到這裏。也曾要過。所以問問。」伯堅道：「師長雖不抽烟。烟土倒是肯收。在茶香鎮收了幾大擔。都派人送到大帥那裏去了。」警長笑道：「若是肯收烟土。找十個八個西瓜大土來。專送給師長。不也很好看嗎。」伯堅道：「這東西太貴重了。恐怕不能隨便收來吧。」警佐道：「有法子收的。這件事讓卑職効力就是了。」說畢。他和另外兩三個人在一邊交頭接耳一陣。然後警長對伯堅說：「一個鐘頭之內準回來。請縣長等一等。暫莫將東西送進去。」伯堅已是很信任這些

屬吏了。他說了一個鐘頭內準回來。果然就在會議室裏候着。好在這裏還有許多人。就和這些人談談縣中的政情。也是很有益。每個人問些話。不覺得就消磨了不少時間。只聽見外面一陣脚步響。那警佐果然督率着幾個人抬了兩個小黃竹箱子進來。箱子放下。只見上面有兩張紅紙條。上寫師長晒納。西平縣知事曾伯堅敬獻。那警佐掀開箱蓋。一個箱子裏各放着六個西瓜大土。他站在一邊。偷看伯堅。見伯堅有點笑容。立刻他自己眼角上的魚尾紋也折疊起來。然後望了伯堅道。「縣長。這數目不少嗎。」伯堅不料他們如此會辦事。在這樣頃刻之間。應用的物品也好。珍貴的物品也好。都搬來了。因笑道。「你們以後辦事。都像這樣。那就很好了。現在我進去見師長。看他怎樣吩咐。你們可以先把這兩個箱子抬了進去。」差役們聽了這話。就有兩個人搶上前來。先抬箱子等候。他們固然是要得縣長的歡

心。然而也藉此可以去見一見師長。總也算是和大人物接近了。伯堅在前引導。將兩箱子烟土。抬到夏雲峯的屋子外面。然後自己先進去。夏雲峯看到他。便向他招招手道。「我也正是要叫你來說幾句話。」說到這裏。臉上便沉了一沉。又道。「我們自己人作縣長。和外人不同。我固然不能夠強派你要辦多少支應。但是自家人一定是望自己軍隊打勝仗的。你也不能不努力。」他越說越顏色嚴厲。伯堅心裏不住的算賬。不知道要受師長一些什麼教訓。那夏雲峯站在屋當中。眼睛向門外射來。無意之間。却看到門外有兩個黃竹箱子歇在那裏。他依然沉着臉色問道。「那外面是些什麼。」伯堅原以為從前他曾收過烟土。所以絲毫也不考量。就一直抬了進來。現在見師長顏色那樣嚴肅。心想。這可糟了。不要是送禮送錯了禮。心裏如此想着。面色自然也就青黃不定。口裏就輕輕啣咕着道。「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

本縣出的一點土儀。」夏雲峯道。「你們年輕的人初出來混事。別的不知道。首先就學會了這些不光明的手脚。嗜是什麼東西呢。抬進來看看。」外面抬箱子的兩個差役聽到。就先搬了一個箱子進來。夏雲峯見那重顛顛的樣子。那嚴肅的顏色。不免有些猶豫。及至搬到面前。却有一陣陣的烟土氣味。嚴厲的顏色。就和易如平常一樣。伯堅偷眼看到師長神色。料着沒有重大情形。便一彎腰將箱子蓋揭了開來。立刻將個黑大光圓的東西。呈現在眼前。這分明是烟土了。身子略略震動了一下。似乎是吃了一驚似的。然而他自己立刻也感覺到了。便極力鎮靜着。抬起手來。撚着鬚子尖角。笑道。「是什麼東西。抬過來我看看。」兩個衙役心裏一喜。四手高抬。就把那箱子抬到夏雲峯面前放着。夏雲峯向伯堅微笑道。「這種東西那裏來的。」伯堅看他那情形。分明是一點也不討厭。便答道。「是伯堅吩咐縣署裏人

辦的。曾告訴了他們。說是師長就要起程的。叫他們快些送來。總算他們沒有誤事。」夏峯雲耳朵聽着他說話。眼睛可是看着箱子裏的烟土。有一打之多。就算一百塊錢一個。也是一千二百塊錢了。便點點頭道。「就是這樣一會子功夫。居然能辦得來。衙門裏這些辦事的人。總算不錯。」伯堅見師長居然有歡喜的樣子。這就不必恐懼什麼了。因道。「前面會議廳裏。還辦得有些東西。只是不好抬進來。可以請師長去看看。」夏雲峯道。「哦。前面還有東西。我倒要看看。」他說着。竟不用伯堅引導。先走出來了。到了會議廳裏。他看到擺了滿屋子的抬箱。將裝的東西一看。雖遠不如烟土那樣值錢。然而在行軍裏面。真是樣樣用得着。因笑道。「這就很好。大家都用得着。你怎麼會知道採辦這些東西的呢。」伯堅看了一看衙役們。一見師長來了。早是嚇得像貓窠邊的老鼠一樣。遠遠的站着。手脚是僵了。頭頸是軟了。

眼光是木了。若是拿到玻璃窗裏作人體模型。大可以亂真。於是大着胆子道。「伯堅跟着行軍。覺得大家所最缺少的。無非是這些用品。所以就照着想得到的。忙着辦了一點。」夏雲峯先道了一個好字。接着又點頭道了一個好字。因道。「辦大事。辦小事。都是這一個法子。無非是先其所急。足其所乏。你今天頭一天作縣知事。辦的第一件差事。就有這樣好的成績。以後衙門裏整理就緒了。那自然更辦得好。你再辦二樁事。都是這樣恰到好處。我就可以放開手。讓你作去了。孔夫子也曾說過。舉一隅。要以三隅反。今古都不過是這一個理。真會做縣知事的。也就不難再辦國家大事的。你好好的幹罷。將來我一定提拔你。」伯堅一想。這是作夢也想不到。辦國家大事。竟會和送上司的大烟土。是一個道理。而且這種話。還會是個名將說的。這要是一位庸將呢。心裏如此想着。偷眼看夏師長時。他又舉起手來。在擰鬚。



子尖角也沉思着什麼呢。他笑問道：「曾知事，你對於本縣署用人一方面，都計畫妥當了嗎？」伯堅道：「剛剛接着師長的命令，這一層還不曾想到。」夏雲峯道：「我看你辦事很有點才具。這徵收局長，你不必另派人，自兼了罷。」伯堅道：「這個位置倒是先預備好了人。舒祕書有一位令弟，才幹很不錯。」夏雲峯聽說，便點了點頭，笑着去了。這時一切開拔的手續，都辦理清楚。伯堅所送的禮物，也都一齊讓衛隊一禮全收了。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，夏雲峯出城。伯堅恭送到城門口，方才回衙。到了次日，正式就職。這些雜事，都不用他操什麼心。有縣署人員和他辦好了。他現在記掛在心的，却是表妹袁淑芬。昨天在淑芬家裏，受了他那十分招待，很覺她溫柔之外，別有一種活潑天真的風趣。她是很望我做西平縣知事的。今天果然做了縣知事，她這分歡喜，可想而知。這非急去和他談談不可。然而他心裏如此想。

着。一早起來。忙着就職。就職以後。就要派定縣署的人員。這一步還沒有作清。駐在縣城裏的曹營長前來道喜。這是不得不見的。全縣城的治安。以後全仗着他啦。他道過喜之後。不說第二句話。開口便是「弟兄們沒有吃的。請縣長籌一個月餉。」伯堅明知道他們隨着開拔的軍隊。今天發了半個月餉了。怎麼弟兄們就沒有吃的呢。不過心裏如此想着。嘴裏可說不出來。便笑着。一口答應設法。好容易把這位營長對付走了。接着城裏的紳士。又分四批推了代表來見。說是一「前任知事添的許多苛捐雜稅。實在民不堪命。請新縣尊大發慈悲。一齊免了。」伯堅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什麼苛捐雜稅。如何能一口答應免除。況且自己上任之後。少不得就要預備籌錢。捐稅是越多越好。也不應該把現成的收入推翻了。因答初上任。一切都沒有頭緒。將來自然整理整理。紳士們問整理是不是酌量免除。伯堅也就含糊着。

答應。紳士們去了。又是縣裏各機關的首領。分七八批來請示善後辦法。都說「聯合軍入城以後。把款項物件帶走。案卷一齊廢掉了。」伯堅還是個書生。對於社會情形。就不大清楚。而且一旦作起親民之官。還要他收拾善後。那裏知道什麼叫善後。只得說是一斟酌情形。大家自去辦理。」把這一件事措置以後。這一日的時間。就過去了三分之二。接着又是各鄉保衛團的團長請見。報告地方情形。伯堅想不見。一想自己年輕人作官。要有一股勇氣。豈能現出腐敗官僚的樣子來。雖然是十二分疲倦。依然接見了。一見之後。一個團長報告一遍。也就消磨三十分鐘。而且不得不聽。再把這件事辦完。天已黑了。這一天到晚。除了吃飯的工夫。便是見客。其餘一點休息的時候沒有。心裏這倒有些奇怪。作縣知事的。我也看到過許多。那些大老爺。都是很清閒自在的。何以到了自己手裏。就忙得不能分身呢。自己納悶。又不

便問人。到了晚上。只得推說身上不舒服。在睡椅上躺下了。上房有個前任用的老聽差。倒還有點聰明樣子。伯堅等他到屋子裏來伺候茶水的時候。便有意無意的問道。「前任知事是那裏人。爲人如何。」然後慢慢的問他。天天見多少客。怎樣劃分辦公時間。聽差已經打聽得這位老爺是初次作官。什麼也不知道。趁此機會。向老爺獻上一點計畫。只要老爺試行得有成績了。不愁在老爺面前抓不着大權。於是在伯堅面前。立着將身子挺了一挺。微微咳嗽了一聲。表示出那鄭重的態度來。然後才從從容容的道。「稟縣長的話。這西平縣離省城很遠。遇事用不着太認真的。太認真了。事不好辦。」伯堅覺得這話。有點匪夷所思。「是嗎。」這兩個字不覺脫口而出。聽差道。「是的。譬如那幾批紳士代表。是來請免捐稅的。沒有什麼好處。高興就一齊見面。三言兩語打發他走。不高興就約他們改日再會。好在縣長是

師部裏出來的。這些紳士都膽小不過。讓他碰了釘子回去。沒有關係。那聽差又繼續道。那些機關裏人來請示的。縣長也不用和他們細談。叫他們自己想出幾個法子來。然後縣長隨便指定一個法子去辦。那就行了。好在他們自己想出的法子。由自己去辦。總沒有什麼辦不通的。不然。縣長自己不能出主意。叫他們去辦的話。左一研究。右一研究。不順他們的意。他們總是要在這裏麻煩縣長的。費的時間就多了。所以前任縣長。他很是清閒。不相干的事。不是交給人去辦。就是擱下再說。縣長若是覺得累了。有些事儘可以等一等。只管休息。」伯堅聽他所說。似乎有理。又實在無理。只向着他略微點了點頭。聽差見縣長並不討厭他獻策。索興將那裏可以弄錢。那個人可以聯絡。都告訴他。慢慢的還談到娛樂方面去。伯堅聽他說。前任縣長有招妓女進縣署來的事。便搖頭道。「這太胡鬧了。縱然不怕手下人笑話。而

且也怕百姓知道。會攻擊的。」聽差端了一杯茶。一彎腰送到他面前茶几上。然後退了一步。眉毛動了一動。帶着微笑道。「話雖如此。這也看各人的來路怎樣。縣長是文官。遇事自然要謹慎些。若是武官出身。要作什麼。就作什麼。一縣之主。這一縣之內的事情。就可以隨便作主。和那些不相干的人。也不必講什麼客氣。」伯堅聽了他這話。覺得很是幼稚可憐。然而必定也是事實。若不是事實。他不會這樣說的。因微笑道。「果然如此。他也就太胡鬧了。不知道他把妓女叫了來。又是怎樣的玩法。」聽差笑道。「橫豎是把他們叫了來不讓走。」伯堅猶豫着道。「照說呢。公署裏有女子出入。在現時也算不了什麼。只是本縣裏的人。怕不大開通。」聽差看看老爺的情形。又聽聽他的話音。料得這裏面多少會有一點原因在內。便帶着笑容。低聲道。「這很不要緊的。本縣人現在也十分的開通了。」伯堅且不理會聽差。

自己伏到書桌上。拿出信紙信封。在很沉思的狀態中。拿了一枝筆。只管在硯台蘸着。幾個指頭。不住的將筆掄着。忽然有所省悟。馬上提了筆。就在信紙上寫起來。寫完之後。自己看了一遍。又望了一望聽差。聽差便問道。「老爺有封要緊的信送去嗎。」伯堅將臉色正了一正。點頭道。「也不十分要緊。你可以照着這信封上寫的地方送了去。」說着。將信封了口。交給那聽差。他一看信面上寫有女士兩個字。也不必細看地名了。口裏隨便答應了一個是字。趕忙就將信封向身上一揣。伯堅道。「這信……」昂着頭想了一想道。「今晚趕着送去。恐怕是來不及的了。」聽差道。「可以送去的路又不遠。在那裏等着回信再回來。也是不晚。」伯堅對於他這話。沒有置可否。只將眼睛對他表示出可以的神氣來。聽差看到這種樣子。也不必再徵求老爺的同意。悄悄就走出去了。伯堅也就裝着麻糊。只當不知道。一個鐘

頭以後。那聽差回來了。走到屋子裏。向伯堅微作鞠躬的神氣道。「信已送到了。也等着了回信。」他說畢。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來。雙手呈送到桌上。然後向後退了兩步。表示着並不敢注意這信內容的意思。伯堅將信一看。臉上不覺露出一番笑容。連忙將信再套起來。似乎這一天的忙碌。都已忘却。在西平縣不走。是很感着意味的了。右手拿了信。在左手手心裏。連連拍了幾下。臉上深深的露出兩道笑紋來。他昂着頭。腳在地下。點了抖文。將信中的語氣玩味了一陣。又從新在信封子裏。把信抽出來看了一遍。回頭見聽差站在一旁。笑道。「你辦事很不錯。你叫什麼名字。」聽差心想。好哇。我伺候你有兩天了。而且還辦了一件心腹事。你居然不知道我姓甚名誰。這種人也未免太糊塗了。因答叫陸才。伯堅笑道。「才字雖不能當。你倒是有點小聰明。」陸才聽到縣長如此誇獎。心中不勝歡喜。便道。「老爺有什麼差



着去作。總不敢誤事的。」伯堅道。「你送信去以後。見着……」聲音低了一低。又頓住了。陸才道。「見着袁小姐的。他很高興呢。」伯堅將眉毛皺了一皺道。「明天……」說時。作出沉吟的樣子來。陸才道。「明天八點鐘以前。我就到大門口去等着。袁小姐來了。我就接他進來。」伯堅點了點頭。陸才道。「從前本縣女界代表。也常常進來的。像袁小姐這樣的人。到衙門裏來談公事。不論是那一個。也不能說什麼話。」伯堅也不便和聽差的久談這些話。鼻子裏哼着。表示一點厭倦的意思。陸才不敢多說什麼。自走開。這晚伯堅聽了陸才的話。把一切的公事都擱下。到了次日早上。一天亮就起來。先指揮着幾個聽差把臥室從新佈置了一番。吩咐預備茶水點心。趁着自已洗臉時候。把鬚樁子也括了一括。脫了軍衣。找一件白的花綢長衫穿着。一到七點鐘。就叫陸才。另有個聽差說。「他已到大門口等着客來了。」

伯堅還不放心。又叫這個聽差。到大門口去看上一看。他是不是在那裏等着。另一個聽差回來報告。他果然在門口等着。伯堅才放了心。於是背了手在屋子外廊檐下便步走着。要現出鎮靜的樣子。以表示並不焦急。伯堅散步了一會。走進屋子來。看看掛的鐘。已有七點五十五分了。這還有五分鐘的功夫。於是走進屋子去。將冷手巾擦了一把臉。然後再走來。這五分鐘却不怎麼耐久。已經混了過去。心裏想着。她雖約定了八點鐘來。然而也許她的表不準。慢了一點。或者她在八點鐘才動身。天下約會人。沒有約會得一分一秒都不差的那末。等上一等。也不算人家失信了。於是二次裏又在廊檐下踱着緩步。心裏可就想着。我自負很拘謹。對於浪漫人物。是極力反對的。何以到了現在。我就這樣迷而不悟。本來呢。淑芬長得很好。身體尤有健康美。見人雖落落大方。在大方之中。又帶了一點媚。不是那樣純粹潑野。

的樣子談起話來。她也很有層次。常識是豐富極了的。在青年裏面。是不容易找着的一個人才。像她這樣人。又是在省城裏當學生的。不料竟是沒有對手方。而會注意到我。當然。她並不是爲了我要作知事。因爲我一見她面。她就很歡迎的了。人生有這樣一個女友。也不枉了。而況我們還不止作朋友呢。想到這裏。不覺自己臉上。泛出一道笑容來。情不自禁的。跟着這笑容的時間。搖了一搖身子。上房中兩個聽差。因老爺起坐不寧。也只好跟起坐不寧。只管把眼睛望着老爺。心想。老爺說是有女客會來。却不知這是怎樣一位女客會把老爺磨折得這種樣子。及至老爺一笑。倒心裏一驚。老爺莫不是瘋了。正在這時。遠遠一陣皮鞋橐橐之聲。接着有一種嬌柔的音道。「就是這裏嗎。」伯堅猛然抬頭。淑芬遠遠的停了步。一鞠躬道。「表兄恭喜呀。」伯堅一時不知如何答覆是好。笑着答應了一個不字。這不字答覆恭

喜是有點不對的。連忙改口道。「不必客氣。我們也用不着客氣呀。」淑芬道。「原因爲彼此不客氣。所以我昨天都沒有來道喜。今天才補賀。不算晚嗎。」伯堅笑着點頭道。「不晚。不晚。我接受人家道賀。這還是第一批呢。」一面說着。一面將客向裏引。到了屋子裏。只見正中一間小客室裏。桌面上鋪好了白布桌毯。擺了乾果碟子。另外還有兩隻花瓶。裏面各插着一束鮮花。伯堅見她到來。早是搶了上前。將客位上一把椅子向外一拖。然後笑道。請坐。請坐。旁邊三個聽差。想巴結差使。都趕不上前。還是淑芬笑着將身子一縮道。「這樣客氣招待。怎麼走來還叫我不客氣呢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這不算客氣。比較那天受你的招待。我省事多了。因爲那天。你都是親自動手的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你是這裏的父母官了。我們都是你的老百姓。你能夠這樣的招待。已經是十二分的屈尊了。我還能怎麼樣讓你恭敬呢。」伯堅且

不說什麼。拿了她面前的茶杯過來。給她斟上一杯茶。雙手遞到她面前去。她笑着用雙手伸過來接住。笑道。「不敢當。不敢當。」兩旁站的聽差。彼此對望着。雖然還有一點笑意。然而眼光一轉到伯堅臉上時。笑容便止住了。這時。淑芬問起伯堅就職以後的情形來。彼此就把話說開了。那個聽差陸才。他看了這情形。覺得現在是不需要聽差伺候的時候。似乎不必在這裏站着了。於是他首先悄悄的離開屋子。站到門外去。當他出門的時候。向屋子裏兩個人。丟了一個眼色。然後慢慢走遠了。這兩個聽差。始而還不明白人家的用意何在。及至看到自己的縣太爺和這位女賓說話。始終有些吞吞吐吐的。他這就明白了。陸才所以不在屋子裏站着。就因爲這一點原故。於是他二人也搭訕着出門去。抬頭看看日影。慢慢的遠了。屋子裏一主一賓。他們只管談話。是否讓聽差的看破了形跡。却絲毫未曾留意。及至談到

了上午十二點鐘。已是吃午飯的時候。聽差走倒門口望了幾望。又不敢打斷話頭。只是把脚步放得重些。又輕輕咳嗽了幾聲。伯堅一回頭。心裏若有所悟。走出屋子來。問聽差有什麼話說。聽差說。「午飯要好了。開不開呢。」伯堅嚶呀一聲。正想說一切不曾預備。陸才已由外面走過來。說是「昨晚就把廚子找着。現在連客飯都預備好了。」伯堅自是歡喜。就連叫着開飯。淑芬更不謙遜。坦然的坐着等飯上來。吃過飯之後。二人又繼續着談話。還是爲了那個曹營長又來請見。這才開始辦起公來。伯堅先讓淑芬等着。自到前面客廳來見曹營長。只見他手上拿了一頂軍帽。一人不住的在屋子裏旋轉。一回頭見伯堅。頓脚道。「幹了他媽的。」伯堅正舒服了大半日。聽了這樣加重的語氣。又見了曹營長黑黝的臉色。罩着一臉怒氣。心裏大吃一驚。望了他說不出話來。他道。「吹什麼牛皮。牛皮能嚇跑人嗎。我們既然

是搶到了西平。馬不停蹄。就應該殺上安樂去。偏是到了這裏要舒服兩天。看得聯合軍都是豆腐做的。走去就可以拿來。而今呢。吃了人家一個敗仗。還有什麼話說。今天賽諸葛。明天賽岳飛。就是這個能耐。」曹營長越說越氣。說到最後。在屋子裏亂跳起來。在軍營裏一個下屬言語傷及長官。那是不難處死刑的事。曹營長現在所說的話。當然句句都是罵師長。伯堅如何敢贊一詞。但是聽所說。吃了一個敗仗。這個虧似乎吃得不少。要不然。他也不會如此着急。便道。「曹營長得了前方什麼消息嗎。」曹營長且不答覆。伯堅舉起大拳頭。卜通一聲。在桌子上拳了一下響。頓脚道。「談什麼。問什麼。完了。完了。敗得不成樣子了。」伯堅看了他的樣子。兩只眼睛發紅。橫了視線看人。一定是氣的不得了。他說打敗了仗。一定是真打敗了仗。便問道。「我們這裏去的人也不少。是怎樣吃了人家的虧的。」曹營長將手上的

帽子向桌子上一撲。兩手向外一揚道：「那裏曉得。接到無線電說。只是到安樂縣城外十五里路的地方。讓敵人的軍隊抄上後路了。糊裏糊塗打了一仗。大概損失了一大半。現時正在向西平撤退。我來沒有別的事通知你一聲。趕快預備糧秣。軍隊退回來了。第一就是莫讓他餓着肚子。退回來很快的。今天下午不到。明天一早就要到。」他說着話。故意將皮鞋在地磚上走的重重的。卜突卜突直響。伯堅心裏也慌了。怕的不是打敗仗。怕的是軍隊回來要吃的不着。又要像茶香鎮那幕慘劇一樣。要燒殺一陣。沉吟着道：「辦東西嗎。那怎樣來得及呢。」曹營長拿起帽子向頭上一覆道：「我不過好意通知你一聲。你愛管不管。我管不着。我還要去辦我的事呢。」說畢。轉身就向外走了去。伯堅站着他身後送了出來時。他已走遠了。站在廊檐下望着他的後影。不覺發了呆。伯堅心理想着。他只說敗了。要退回來。究



竟敗到什麼程度。他也是不大清楚。何以一開口。便是對着我說完了完了呢。呆立了一會。陸才輕輕的走到身邊一站。伯堅忽見前面有個人影。定眼看了他。正待有句話要問出來。他却站得直挺挺的。垂了目光。低着聲音道。「那位袁小姐。請老爺去有話說。」伯堅這才想起來。後面還有一位女客。哦了一聲。連忙就走到後面來。雖然心裏十二分的慌亂。然而見了淑芬女士。依然不能不放出笑容來。便從容着放了步子走進門。微笑道。「我有一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你。你不要害怕。大概我們軍隊敗了。」淑芬見伯堅笑着進來。以爲客很得意。及至他說軍隊打敗了。心裏倒嚇了一跳。立刻想到聯合軍再要攻回來的話。伯堅的這個縣知事。豈不是做不成功。因之臉上微微的泛出一片紅暈。笑道。「是那個告訴你的話。這消息不大確吧。你們的軍隊是很厲害的呀。」伯堅道。「確不確。我也不知道。不過是曹營長接

了無線電。告訴我的。只是詳情不知道。敗了是不會假的。」淑芬聽了這話。臉上是越發的紅了。她原是坐着。這時不覺站了起來。望了伯堅的臉色。遲疑了一會子。緩緩的道。「若是敗了……」伯堅道。「表妹。你請先回去。我得找着各機關各團體的人。先商議一陣子。」淑芬走了一步。又停住了。向伯堅皺了眉道。「我希望得一點確實的消息。你可以常常派人給我送個信。」伯堅道。「那是自然。城裏沒有問題的。你放寬心回去就是了。」淑芬得了他這句話。心裏比較又寬慰一些。點點頭笑道。「我就先回去罷。你鎮靜一點。」伯堅依然命陸才引着道。將她引出去了衙署。淑芬走到街上。這情形和去時完全不同了。所有人家。都關着大門。行人突然稀少。就是路上有幾個走路的。形色倉惶。看到有位大姑娘在大街上走。都把眼光來射到她身上。她看了這情形。料着也是不好。便挨着人家屋檐下走。本來在路中

間走。和在人家屋檐下走。並沒有二樣。只是心裏想着在人家屋檐下走。好像便有一重保障似的。走不多路。遇到一個熟菜販子。挑了兩個竹筐子。裏面稍微還有一點菜蔬。在筐子裏亂跳。這可以知道他跑脚步子是怎樣的顛簸了。他看到淑芬呀。呀。忽然停住脚道。「袁小姐。你還在外頭嗎。快回家去呀。關了城門了。我剛進城。差一點子關在城外頭呢。」說着。走進前一步。回頭看了一看身後。低着聲音道。「聯合軍又殺回來了。」淑芬手扶着人家的牆。將身子站定。因道。「真關了城嗎。」那個菜販子道。「滿街的人亂跑。不都是爲着關了城嗎。好好的。我嚇你作什麼。」淑芬一看這情形。大概真是不好。也就不敢在街上停留。加緊着脚步。一會兒就跑到了家門口。淑芬連喊了幾聲。守門的老者。將大門打了開來。很驚訝的低聲問道。「我的小姐。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。街上緊極了。」淑芬也不會去理他。一

直向後走進。只見一班女同學都圍着站在天井裏。一見淑芬。大家爭着問消息怎麼樣。淑芬道：「我在縣公署裏和我表兄談了大半天的話。一點什麼事也沒有。剛才接到無線電。才知道前線有點不利。這是軍家常事。沒有什麼關係的。」她如此一說。大家雖不能完全放心。還覺得並不是軍隊一下就衝進了城。因一部女士。有沒有梳頭洗臉的。都去辦理這未了事宜。一部分陪淑芬到屋子裏去談天。問問她的縣長表哥。說了一些什麼消息。淑芬所知道的。已經早告訴了她們了。問來問去。問不出所以然來。而且大家也以爲是風聲鶴唳的一種疑陣。漸漸的把戰事丟開。大家問到了表兄妹的感情怎麼樣。一提到了男女問題。各人的臉上。都帶了一種笑意。淑芬是個極開通的女子。本來也不用着害臊。然而男女問題。是帶些神祕意味的。說的時候。也覺隱隱約約。僅僅給人一點暗示。方才有趣。若是完全說出來。

人家不用追問究竟。說過去了也就說過去了。沒有多大意思。因之淑芬含笑靠了自己床角斜坐着。和她們輕描淡寫的談着。女朋友也明知道她輕描淡寫的說。正是感情很深。各人都笑得心癢癢的。覺得淑芬有個做縣長的爱人。而且既年輕。又是新人物。多麼可羨慕呢。正在這時。忽然呼哩哩的一聲響。原來他們隊長費雷斯由外面走了來。站在天井裏。吹集隊的哨子呢。這費雷斯是個美國人。原是救世軍裏一個上校。在紅十字會裏。他也是個重要職員。因爲紅十字會組織救護隊到西平之後。雖然知道紅十字會。是不會遭任何方面敵視的。然而防備萬一起見。就拉了幾個西洋人。參加此項工作。倘是軍人要不講理起來。就讓外國人出面來交涉。西洋人黃頭髮。高鼻子。藍眼睛。這都是好的標記。中國軍人一見之下。就會知道不是同胞。可以慢慢的講理的了。這個救護隊女看護班裏。就是費雷斯的領袖。他

一聽到外面不好的消息。趕快就跑了回來。向大家報告。當他將嗆子吹了一聲之後。大家也明白是隊長到了。這就像失哺的嬰兒。忽然聽到母親叫喚了一聲。大家在極愉快之下。一陣風似的跑到了天井裏。將費雷斯團團圍住。他手捧手的。兩手環抱在胸面前。兩隻腳却不住的在地下點拍着。眼光週圍一掃。望了衆人。直等人都到齊了。然後才道。「諸位知道事情很危險了嗎。我想這個地方。靠近了大街。恐怕不大穩便。依着我的意思。不如大家都搬到福音堂去。那裏的牧師。是我的好朋友。一定可以收容的。但是要快去快些去。去晚了。地方就會讓別人佔去了。我剛才和幾個西國人在城牆上望着。離城十里遠的東關鎮。已經失了很大的火。半邊天都烟霧了。」這些女士們。剛剛有點安心。聽了這話。大家又復面面相覷。人叢中也不知誰發了聲。突然一句噯呀叫了出來。費雷斯道。「不要驚慌。上次同盟軍攻

城的時候。我和幾個西國人和你們把守了大門。還可以無事。這回躲到福音堂去。更是太平的。你們只要快快去收拾東西就是了。」大家聽了這話。各人奔回自己的屋。站在天井裏。就只聽到屋子裏拍達拍達。一片收拾物件之聲。只在這時。半空中哄通一個很沉着的響聲。這分明是一聲大炮。若是城外沒有什麼變動的話。這炮聲是不應該有的。因之大家帶着蒼白的臉。紛紛的亂跑。有的忘其所以。抓着費雷斯的衣袖。連連問道。「是打起來了嗎。是打起來了嗎。」費雷斯微笑道。「我並不是你們中國人說的千里眼神仙。我和你們一樣。同在家裏頭。是不是打起來了。我那裏知道呢。」淑芬一隻手提隻一個小路菜筒子。一隻手拿了一把茶壺。奔向費雷斯道。「我們快上福音堂去罷。」言未了。接着轟通一下。又是第二響。這一響更厲害。不知砲彈落在那裏。窗戶的玻璃。震得格格作響。嘩啦一聲。淑芬手上的

茶壺向地下一落。砸了個粉碎。在她這茶壺一砸之下。同事的女朋友們。以爲是炮彈落在天井裏。大家喊着。哭着。紛紛亂跑。屋子裏的人向外走。屋子外的又向裏走。淑芬一手提了路菜筒子。一手拉了費雷斯的衣袖。只管要他跑。費雷斯笑道。「姑娘。你就是要走的話。你也收拾好了你自己的行李。」去。淑芬道。「我不是帶着自己的行李。」說着。低頭一看。才醒悟過來。笑道。「我這人真有點發昏了。這是我檢着向籃子裏放的東西。怎麼會拿在手上呢。」費雷斯道。「姑娘。你是個有名的女英雄呀。難道說這一聲砲。就會把一個女英雄嚇慌了嗎。」淑芬聽了這話。臉色紅了。立刻將胸脯一挺道。「我有什麼可怕。我不過忙着要走罷了。」這時有一個砲彈轟轟作響。掠空而過。淑芬極力挺着胸脯子。身上的肌肉。依然還是抖顫了一下。在她那長長睫毛裏。可以看到她那恐怖的眼珠。似轉動不轉動。神經分明是受



了刺激了。費雷斯便昂着頭道。「各位姑娘。行李收拾好了沒有。可以各人掛上自己的名片。然後我派人來搬。我們各人還是站隊到福音堂裏去。」女士們聽了這話。沒有一個答應的。淑芬頭一揚。頭上的短髮。往上一掀。接着舉起右手來。在空中搖了幾搖。用高嗓子喊道。「我贊成。我贊成。」費雷斯笑道。「既是贊成。大家就排隊罷。」他說着。又吹了一遍哨子。然而這些女士們擁擠在天井裏。只是問軍隊到那裏了。城裏要緊不要緊。問時都搶向前一步。抓着費雷斯說話。費雷斯盡了力量。將這個勸回了隊。那個又走上了前。鬧了許久。依然是紛紛亂亂的站在天井裏。他也覺得沒有法子。將這些姑娘約束住了。只得向前走着。伸手在空中一招。讓大家跟了他走。這些姑娘也沒有細考量。好像城外的砲子。正是對着這一幢房打。只要逃出了這幢房子。就可以避免了戰禍了。因之費雷斯在前面一跑。大家也就跟

在後面。一窠蜂似的擁出了大門口。這裏到福音堂。路並不遠。僅僅只隔一條小街。所以大家在費雷斯身後踉踉跟跟走着。並不多久。已經到了福音堂。有幾個膽小的。彷彿這一步向前。就到了天堂福地。殊不料只一腳踏進大門。又是一聲大砲。響着升了天空。跑進門的幾位。又回身跑了出來。費雷斯兩手橫着。在空中上下搖動。叫道。「那裏去。那裏去。這不是到了目的地嗎。」有人皺着眉問道。「我看這裏。也不大妥當的呀。」費雷斯笑道。「要想連砲聲也聽不到。只有逃到五十里路以外去。但是現在也來不及了。快進去罷。這裏比較是個平安的地方了。」他這兩句話。自然也提醒了不少的人。大家向前一擁。就一齊擁到大門裏面去。當大家走進大門之後。那城外向城裏攻擊的大砲。放得是格外的猛烈。一炮跟着一炮。其間竟相差不到五分鐘。當同盟軍攻擊西平的時候。大家未曾嘗到過這炮火的滋味。先

還不知道怎麼叫驚駭。直到城上城下交戰了。這才大家圍守屋子裏。現在到了第二次。回想上次。炮打屋子。以及流彈傷人的事情。覺得樣樣都可以寒心了。這樣一來。大家所恃生命的保證的福音堂。也覺得有些靠不住了。於是不問高低上下。紛紛的向各屋子裏亂躲。到了人家這裏來作客。未見主人的面。就向人家裏亂鑽。這未免太不客氣了。急得費雷斯只管在大家身後亂叫亂跳。然而這些姑娘們都是忘其所以的望裏面走。那裏聽得後面有人叫。都全走進去了。這時城外面的鎗炮聲。向城裏的天空上。陣陣加緊。幾乎是一響連着一響。把沉寂憂悶的空氣都震動得有些蕩漾起來。那高空的太陽。不是強烈的白光了。乃是一種淡黃的影子。半空中。好像是輕輕的佈下了一層煙霧。令人感覺得這城裏的空間。越發是慘澹了。淑芬原是走進屋子裏面去了的。後來一回頭。看到費雷斯。還站在階檐下。他却向

了人點了頭笑。那意思好像說。好一個女英雄呀。淑芬轉念一想。由城外打來那些炮彈。不見得不偏不斜。就打在自己頭上。因之也挺了胸脯。走到階檐外。向費雷斯一點頭笑道。「情形緊張得很啦。怎麼城裏不向城外邊放炮呢。」費雷斯道。「我聽說城裏只有幾百名兵把守了。堵一個城牆角也堵不住。怎麼向人家回炮呢。」淑芬道。「守城的兵是這樣的少。恐怕人家不久。就要攻進城了。」她說着話。見費雷斯並沒有什麼感觸。也就跟着將膽子放大了起來。站在院子裏。和他談了下去。這裏的牧師爲了費雷斯的面子。對於這些女士們。格外殷勤招待。將這些人分別的安頓在各將屋子住了。一面吩咐茶房。預備茶點。在如此週旋之間。也不過消磨了兩小時。那外面的炮聲。已變了聯珠不斷的槍聲。由遠而近。到了最後。這槍聲漸漸逼到福音堂門口。那槍裏的子彈。刷的一聲。又刷的一聲。在屋頂上飛舞。令人

毛骨悚然。淑芬原是在客堂裏和人家談閑話。自從這槍子聲發生以後。大家都不談話了。彼此怔怔的對望着。猶如木雕泥塑的偶像一般。因爲大家是靜靜的。這屋頭上的槍子聲。更是其聲呼呼。清晰入耳。那槍子響一下。各人心裏就卜突突跳上一陣。然而心裏雖然跳着。身子就格外覺得穩定。一點移動沒有。有幾粒子彈。真個落在屋上。打得瓦片拍咤一聲響。大家聽了這聲音。都嚇得身子向外抖顫。有幾個人手扶着椅子靠。那汗如泉湧一般。將手粘住了椅子靠。好似吸鐵石吸住了鐵塊。併攏一處了。淑芬坐在許多人當中。也是木雕泥塑的一個。還是費雷斯在許多人面前亂着手招呼道。「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。大家靠了牆。低低的坐着。」他把話這樣說了。這些女士們格外害怕。有幾個人。不但不向低處坐。倒反而向高處坐。大家這樣靜靜的坐了半天。不知道吃。也不知道喝。鎗聲算是慢慢止住了。美國人都

是好奇的。這裏的牧師和費雷斯都是美國人。聽了剛才外面的槍聲。料得聯合軍已經進了城。城裏現在鬧了一個什麼情形。倒是很值得調查的。戰城之中。雖然危險。好在中國軍隊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。無論對內怎樣兇暴。一見了外國人。立刻軟化起來。因之牧師和費雷斯一商量。二人就大着膽子。一同走上街來。到街上一看時。家家敞着大門。雖然有幾家也關着門。那門都是殘破不全的。在外面總可以看到裏面一種狼狽不堪的情形。滿街上三三兩兩的兵士。擁着鎗。掛着刀。手裏拿了東西。或是包袱。或是提箱。總是一溜歪着走着。那些士兵身上的軍衣。由灰色變成黑色。左一塊泥漬。右一個窟窿。不成個樣子。帽子總是向一邊斜戴着。絕妙的在右邊臉上。或左邊臉上。總掛着一塊毛手巾。恰是半邊臉蓋着。半邊臉敞着。這種作用。據說是爲了軍人在太陽地裏走。臉上未免晒得痛。這是個擋了陽光用的。圍

着舒服。也就顧不得難看。更有些士兵不戴帽子。索興將毛巾蓋在頭上。兩邊各垂下遮着臉。上身的制服前胸一路敞着鈕扣。露出胸面前一大條黑肉。那束腰的皮帶。捲了兩捲。却在手上拿着。因之制服雖短。依然不貼身。在身上幌盪着。牧師笑對費雷斯道。「中國的事情。在西方人來看。是不能用常理去推測的。你看看。這樣的軍隊。在中國居然能夠爭城奪地。打起勝仗。怪是不怪呢。」費雷斯還沒答言。迎面一個人。搶上前一步。伸手取下帽子和牧師一點頭。兩手捧了帽子。正待要拱拱手。一見牧師伸出手來。他又改着和他握手。費雷斯一看。這人長衫之外。又套了一件紗馬褂。倒是紳士一流。走起路來。衣服飄洒着。倒很有些彬彬之風。不料他行起禮來。却是如此中西並進。看了正有點笑意。那人回身來。却向他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笑道。「這不是紅十字會裏費雷斯先生嗎。久仰久仰。」費雷斯是深知中國人

習慣的。人家如此說了一番景仰的話。不能不敷衍人家。便問他貴姓。那人聽說。連忙在衣袋中摸索了一陣。摸出一張名片來。連點頭和鞠躬。將一張名片。伸手交給費雷斯。他接過來看時。右腳上果然不少的官銜。最可注意的。却是西平縣商會會長一行。正中印着易泰安三字。費雷斯道。「哦。原來是商會會長。今天受驚了。」易泰安眉毛一皺。口裏一吸氣道。「我正爲了這事躊躇。現在滿城鬧得一塌糊塗。再不想法收拾。百姓恐怕會生變的。現在進城的是個團長。一切都不負責任。也不知道他人在那裏。聽說這枝兵是何旅長的部下。何旅長現在東關。非去求他趕快出一張佈告安民不可。只是兄弟人微言輕。說話不能發生效力。我想……」他說到這裏。臉可就望着牧師。笑着拱手道。「我想請二位先生和我一路去辛苦一次。雖然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打自己。但是要請二位慈悲爲懷。救救這滿城的百姓。」



牧師向費雷斯操英語說道。「這位會長並不怎樣看得起我們。要我們去說話。他是知軍人不會和洋人爲難的。要我們兩人去和他作保護人的。」費雷斯笑道。「雖然他利用着我們。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去見見那位何旅長。好在救人的意思。我們彼此總是一樣的。」牧師聽說。就笑着和會長一點頭。只在這時。左邊旁角落裏。幾個黑白鬍子的老人。長袍馬褂的迎上前來。離着好幾步路。遠遠地就站住了。好像疑心外國人身上有什麼武器。不能親近似的。牧師也學着中國人。和他一拱手。大家通過姓名。其中最可注意的。一個是傳道社的社長吳道基。瘦瘦的臉兒。一部白鬍子直洒到胸前。把馬褂鈕扣上掛的一個捺錦眼鏡盒。蓋了大半截。那年歲在七十以上了。還有一個却是道人打扮。頭髮向頭頂心裏一盤。梳了一個鑽天髻。在額頭之上。用藍布條勒了一個髮箍。又黃又乾的一部連鬚鬍子。也垂下來蓋過

了脖子。身穿藍道衫。足下穿着雲頭紅鞋。一雙長腰大布襪子。直套到膝蓋。這兩個美國人。雖然知道中國有這種宗教。却是未曾接近過。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現在和這位道人打聽。他又不是是一位宗教家。乃是本縣孤兒院和濟良所的兩處總辦。名字叫賴忠國。這分明是一位帶有政治意味的地方紳士。何以弄成這副形像。尤妙的是他的手上。却拿了一柄長鋒的雕毛扇子。輕輕的緩緩的。在胸面前扇着。扇得那乾黃的鬍子一閃一閃。費雷斯一雙眼睛。只管對於道家打扮的雙料總辦。當時他首先上前。向二位美國人拱拱手道。「二位到那裏去。我們一路出城去看看。好嗎。」這樣的問話。若用英語直譯出來。未免是加倍的不客氣。好在二位美國人都在中國多年。中國人的習慣。完全知道。並不以為怪。只和他點了點頭。於是這位賴忠國先生。道貌岸然的。就飄着兩隻大袖子。在一羣人前面走着。這西平縣

城裏。本來就讓軍隊糟得不堪。加之今天這一次大鬧。更是十分慘淡。要找轎子車子。一律沒有。大家只得委屈一點排場。步行出城。在城裏所看到的。不過是家家關門閉戶。還沒有什麼重大的刺激。一出城來。首先所看到的。便是一片瓦礫場。靠着護城河兩岸。多處燒焦了的房屋架子。歪歪斜斜的。禿立着。那屋架子下面。兀自青煙裊裊不斷。走過吊橋。一條村街上。只有鋪面的土牆。帶了焦糊的煙痕。此外屋頂和木製的門窗。一齊燒却。一兩幢完好的房子。在這些東倒西歪的屋子中間。也是寂無人影。更現着慘淡。他們整整走過一條街。並不見人。街上有個小財神廟。只牆上搗了幾個窟窿。其餘尙完好。廟門口有個人坐在台階上。靠了牆斜躺着。吳道基道。嘿。居然看到了人。這個人的膽子。也就算是不小的了。費雷斯跳上前兩步。近身一看。呀了一聲道。「這不是活人。死過去不少時候了。」大家聽了都擁了上前。

只見那人胸前。讓紫血染成了一片。已經都成結了薄膜了。那人兩隻手都抓入了地土。將土抓得很深。再看他的臉上。雖然慘白。然而咬齒。裂着嘴。可想當時痛之深了。大家圍看着歎息了一陣。再向前走。一路之上。還有幾個零碎的莊村。都是跑得一個人沒有。所有人家的大門。都是緊閉。有的破出一個窟窿的。便看見門裏面幾塊大石頭。或者大木料。緊緊將門抵住着。走了十幾里路。除了廟前死屍而外。並不看到有個人影。偶然一兩條野狗。在摧殘過空屋前倦臥着。也有些雞鴨。零落在路上找食。這就更覺得這些地方的慘淡了。然後走到山岔路口。一顆大樹。掩護着四五戶人家。這裏更是不堪。所有的屋頂。一齊坍了下來。只在幾方突立的土牆。和幾扇大門上。可以分出這是門戶。那高入雲霄的冬青樹。也倒了一枝大樹幹。橫臥在一堵半倒的牆上。這牆過去。有一塊完好些的白粉壁。上面寫了油鹽雜貨的

大字。原是一家鄉店。店門倒了。牆是好的。上面倒貼有一張新糊的告示。那告示是白話。正對鄉下農民而發。上面說。

老百姓們。你們受貪官污吏的壓迫。到了極點了。我們救國聯合軍。不忍坐視。所以聯合了許多忠義有爲的同志。擁護何巡閱使爲討賊總司令。興師討賊。一來是爲老百姓解除痛苦。二來也是另謀政治建設。本軍救民到底。任何勞苦。在所不辭。但是我們行軍。不便攜帶現洋。所到之處。暫使用軍用票。不折不扣。准其納糧完稅。與現洋無二。所望老百姓們。本軍民合作的宗旨。一律行使。若有刁民。故意推諉。顯係破壞軍需。當按軍法辦理。決不寬貸。中華民國年月日救國聯合軍第三師第六旅佈告

這種地方。有了這樣的佈告。是值得大家注意的。所以一行人的目光。都不

約而同的。射到那張告示上去。費雷斯是不大認得中國字。好在老先生們看文。總有一種習慣。眼裏看到。口裏非念出來不可。這一行人中。所有中國人。差不多都是老先生。在告示之下。就有好幾個念着的。費雷斯聽到。心想佈告貼到這種地方來。却不知是誰去看。就有軍用票。又到那裏去行使。因笑着告訴了吳道基。吳道基笑道。「二位不知敵國的情形。向來是文治武事並用的。假如是王者之師。不必打什麼仗。對於疆土。向來是傳檄可定。傳檄二字。二位或者不解。就是作了一篇弔民伐罪的文章。讓人傳到敵人那方去。古者無郵政局也。」他說着。一手摸了鬍子。一手伸了指頭。向空中畫着圈圈。意思是要表示他胸中淵博。然而這兩位美國人。始終不曾了解。這一番解釋。與牆上貼的佈告。有什麼關係。還是牧師笑道。「自然是這張佈告。沒有白貼。我們不是都看到了。」這一說。大家都笑了。順着大路。又向

前走。只有一里地光景。更看着奇怪了。原來這面前的稻田。已經踐踏得精光。所有田裏面生長將熟未黃的稻幹。一齊割光了。連一顆樹木。也不曾突立在眼前。四週一望。全是光光的大地。只有間隔田畝的田埂縱橫畫着綫條。可以看了出來。吳道基嚟呀一聲道。「這是什麼作用呢。若說是把稻割了去吃。這樹木砍了去作什麼。燒房子。拿東西。在所不免。就是踐踏禾麥。也是戰場上所有的。但是何以弄得這樣光。」易泰安是個有新知識的人了。便笑道。「你老先生猜錯了。這是聯合軍有飛機。開關飛機場。」費雷斯道。「還不是的。若是作飛機場。這面前一些田埂都要平去的。據我看。一定是軍隊在前面挖了戰壕。砍了前面這些田禾樹木。是省得敵人有了隱蔽物。那末。他們藏在戰壕裏。眼面前却是光的。這裏有軍隊上前。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就是一隻狗一隻雞在這裏走。他也可以不動聲色。開了槍打過來。而且

瞄準了打個正着。」他倒說得很有味。吳道基如有什麼新感觸一般。掉轉身來向後面就跑。他這一跑。大家跟着也跑。跑了有半里路。前面有條乾溝。就向下一跳。他的衣服既博大。又跳得太猛。腳絆了下擺。卜通一聲。向溝裏一滾。他這樣一滾。其餘的人。却不能也跟着他一樣的滾。因之都站在乾溝上面。看着他發了呆。還是賴忠國拱拱手問道。「吳兄。你這是什麼用意。受了驚了嗎。」吳道基抬頭一看。所站的人。都像沒有什麼事情。這才答道。「對面沒有人放槍嗎。這一下子。可把我嚇掉了魂。」大家這才明白。是剛才費雷斯一句比方的話。把他嚇成這個樣子。他之跳到乾溝裏來。原來是躲避子彈。易泰安笑道。「吳兄。你誤會了。剛才費先生所說。是譬喻了這樣說。並不是人家對了我門開槍。」吳道基站在乾溝底下。撲了撲身上的灰土。然後爬上溝來。正色道。「這不是開玩笑的話呀。費先生說。只要是走過來



一隻雞一隻狗都可以看見。那末我們這樣一羣人走上來。豈有看不見之理嗎。千金之子。坐不垂堂。有道是明哲保身。我們出來爲民請命。不能自己倒先去了命。」他如此一說。除了兩個外國人而外。大家都不免有些胆怯。站着不肯動了。向前看看那一片大地之外。隱隱約約有些房屋的影子。也許那就是聯合軍的營房。若要去見軍事領袖。不能不穿過這一片大地。真個讓人家由毫無遮蔽的所在。放出鎗炮來。那是九死一生的。在大家如此思想之下。當然都不肯向前。兩個外國人。也不明白他們的用意。也只好站着。大家正猶豫間。只見陽光之中。就地飛起一道塵煙。由遠而起。滾將過來。大家都不知是什麼原因。更是呆了。那一道塵煙。旋轉得極快。不要多時。已經拖得很長。而且向空中逐漸膨漲。佔得空間很大。在這恐懼的空氣中。更引起人的好奇心了。要知此係何物。下回交代。

第七回 兄弟閱牆操戈招外寇 風雲變色擲彈炸危城

却說大家所驚異的那一團灰塵越滾越近。及至到了近處一看。原來七六名騎兵。打着馬直衝了過來。大家一見都呆了。不敢說話。那幾名騎兵來了。並不下馬。繞着這羣人。團團的跑了一週。那幾十隻馬蹄。嘩啦嘩啦。將土爬踢得掀起了多高。聲勢非常嚇人。就是兩個美國人。雜在許多人之中。也覺得手足無所措。不知如何是好。直等那羣馬隊停止了。騎兵手上拿了槍。跳將下來。一窠蜂似的上前。然而在他們搶上前之時。已經看到有兩個高鼻子。藍眼睛外國人在內。就不是像以前那樣子鹵莽。大家從從容容的慢慢向前。易泰安究竟是個有新知識的人。不像那幾位那樣胆怯。就向費雷斯牧師拱拱手道。「我們是縣城裏的紳士。來見這裏旅長的。請二位和這些老總說說罷。」費雷斯一想。這倒奇怪了。你有這樣幾句話。何以不直接去

對大兵說。倒反來告訴我呢。正要說時。那幾名騎兵。倒用不着他們如此繞了彎說話。便道。「你們既是來見旅長的。就一直上前去見旅長得了。何以剛才走上前又向回頭跑。」易泰安拱手連說兩聲是。然後才道。「因為我們有兩位同伴。落在後面。回頭找一找。既沒有到。大概是不來了。」騎兵裏面有個人走向前。對各人要了一張名片。和外國人笑嘻嘻的點着頭道。「請你隨着我們去。我們一定好好保護。」說畢。向幾個中國人變着臉喝道。「你們也跟了走。」有兩個騎兵。看見外國人是步行。騎上馬去引着。似乎不大恭敬。因之手上牽了馬韁繩。只在大家前面步行。未跳上馬去。那些上了馬的騎兵。看見同事的走着路。也就不好意思騎在馬上。一個一個陸續的跳下馬來。吳道基一行人看到。倒有些莫明其妙。爲什麼一會兒騎上馬去。一會兒却又跳將下來。難道這是一件什麼禮節嗎。只是就算是禮節。大

家也不懂如何去答禮。只得由他。一行人跟着這一羣騎兵走。沒有一個人敢說什麼的。經過了那平原大道的中間一段。眼面前有了樹木人家。這才到了旅司令部所在。這個旅長伍連德是個行伍出身。青年的時候。在隨營學堂。當過一期學生。後來又挑選了講武堂將士班。所以他出身雖是個大兵。肚皮裏頭和平常人不同。很有些春秋。這回他打聽得同盟軍一陣風似的去打安樂。他並不去救安樂。却來攻取西平。攻得西平之後。知道同盟軍還在城外。不敢全部入城。只調了一團入城。遙爲犄角之勢。至於軍隊在城裏那樣活動。鬧得十室九空。却是他一種策略。因爲他全靠了這一點。鼓勵軍心。進了城的軍隊。大得油水。這未進城的軍隊。自然有些不服氣。他又許他們攻擊第二個城池。讓他們上前。在駐軍附近的村莊。也依舊許他們搜括。而且發起餉來。在城外的軍隊。要比在城裏的軍隊多發一點。所以他手

下的弟兄們。軍紀風紀儘管壞到了極點。論起義氣來。是比別枝軍隊。要高明得多的。伍連德雖是在城外。他城內的弟兄們。幹了一些什麼。如何不知道。城裏的紳士們要到城外來請願。他也早已料到的。今天他在望遠鏡裏看到有一羣長衫先生。順着大路前來。就料中十之八九。趕快派了騎兵追上前去。調查虛實。這時大路上已經有不少的兵士回去報告。等到這些紳士們走到旅部門口時。這裏是人家一所宗祠。大門外兩面分開。站了兩排背鎗的衛兵。而且有兩架機關鎗。架子架着。昂起槍頭。槍口朝着來路。令人望到不寒而慄的。引路的騎兵。對着外國人道。「你二位屈尊。暫等一等。」說畢。見易泰安和賴忠國走向前了一點。就一瞪眼道。「你們忙些什麼。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。看了就會讓人家生氣。」易賴二人一看這裏門禁森嚴的情形。那裏還敢說什麼。就站住了不敢動。這騎兵進去了一會。另

外換出兩個大兵來。帶着一羣人向裏走。到了宗祠的祖堂上。正中擺了一張四仙桌子。桌子後擺了一把太師椅。旅長伍連德。意氣軒昂的坐在那裏。桌子下。左右分開。列着兩行板凳。板凳外。更排列着兩班帶手鎗盒子砲的衛兵。他看到這班人來了。才站起身來。首先迎着費雷斯和牧師握了兩握手。請他二人坐在板凳上。等他坐好了。然後才掉轉臉來。就對着幾個中國人道。「你們坐下。」說畢。他走回原位子去。將椅子挪了一挪。挪得斜對着兩個外國人。他首先開口道。「城裏到這裏來老遠的。但不知二位前來。有何見教。」費雷斯雷一想。這話奇了。來這一大羣人。怎麼會是二位呢。不過他既然說是二位。似乎是把中國人不算在內的。就以二位的資格和他談話罷。因正色道。「路實也不遠。就是遠。我們也不得不來一趟。現在西平城裏鬧成了一種什麼情形。大概貴旅長還不知道罷。」伍連德望了他道。「會

有什麼情形呢。這一節我倒不知道。」費雷斯道。「現在城裏的人家不分是那一界的。都被搶了。雖然在這新舊軍隊交替的時候。不知道是那一方面軍隊幹的。但是現在要恢復秩序。就非借重貴軍不可。所以我們不怕冒犯。特意來請願。」伍旅長望了二位外國人。心裏正在打主意。應當是怎樣的答覆。忽然聽得有人冒出一句「是的」兩個字來。他一回轉頭來。却看到一個道裝打扮老頭子。兩手按了膝。昂了頭。正着臉色。向正面桌子上看了來。他一猜就明白是這位先生發言。向他渾身上下打量一番。微笑道。「你姓什麼。」賴忠國聽他如此說話。一肚皮不高興。心想。自古成大事者。必須禮賢下士。容納人才。像他這樣一點禮貌沒有。來對付文人。還有什麼人才。肯爲他所。不過他心理儘管如此不高興。嘴裏可不能將這句話說出來。而且還得敷衍他。免得他動氣。於是籠了大袖。向他連拱兩拱道。「鄙人

叫賴忠國。向來在西平城裏。作些慈善事件。這次大軍弔民伐罪。到了敝縣。敝縣子民。本當簞食壺漿。以迎王師。無如在城裏的曹營長。既無我將去之之言。且有困獸猶鬥之意。子民等向日有心。返戈無力。奈何奈何……」伍連德雖然看過幾頁軍事講義。向來不會到孔家店去討過墨水。聽了這一套似懂不懂的話。皺了眉。搶着向賴忠國隔座的易泰安道。「亂七八糟。他說些什麼。」易泰安道。「伍旅長來了。全縣都很歡迎的……。」伍連德搶着道。「歡迎我。我就來了。承你們的情。這樣一說。你們相信我們的弟兄。當然知道城裏的事與我們不相干。就算是我們弟兄幹的。你不是很歡迎嗎。還有什麼話說。」易泰安真不料和賴忠國文言對照的說了一遍奉承話。倒奉承得碰了這樣的大釘子。這個釘子。讓私人碰了。很不算什麼。只是這一羣人爲民請命。是希望伍連德趕快約束他的軍隊。現在既是歡迎他的。



軍隊。還要約束些什麼哩。因之一個人不作聲。大家都不能作聲了。牧師一看他們的情形。知道是說僵了。反正外國人是不怕什麼的。就向伍連德道。「本來貴國的事。我們西國人不應該多嘴。只是這一顆仁慈心。無論中外。那都是一樣的。我們住在西平城裏。看到那些老百姓家裏。糟得一塌糊塗。這種事。貴旅長大概是不知道。我們不能不說一說。而且這城裏頭。也有許多教民。和我們基督教是有關係的。他們很希望我們出來。能說幾句話。就是鄙人也有一分家眷在城裏。萬一連累到了舍下。那我們要辦交涉的。」說時。臉色一沉。伍旅長一聽說外國人要辦交涉。先軟了半截。笑道。「這個請你放心。我們的軍隊。無論開到什麼地方。第一條就是保護外僑生命財產。我想我們的軍隊。決不至侵害到外僑方面去。」費斯雷道。「貴旅長雖然。是這樣的說了。但是有什麼保障呢。西平城裏頭。現在鬧得那樣亂七八

糟。除了每個兵士自己相信他自己而外。無論那個。不能相信他們不開的。我們今天來請願。是一番好意。請貴旅長不要誤會了。」伍連德就怕的是外國人搗麻煩。偏偏今天來了一羣人。只讓兩個外國人說話。鬧得簡直沒有轉圜的餘地。因道。「是的。是的。」二位來的意思。我很明白。我立刻下令到城裏去。不許他們再亂動。」牧師道。「就是貴軍隊不侵害我們。我也要打電報給我們的領事。」伍連德哎呀了一聲。站起來。連連搖着手道。「這件事請你千萬從緩。」牧師微笑着。回轉頭向費斯雷望了一眼。然後再回頭向伍連德道。「既是如此。我有一點小小的要求。就是我們福音堂裏住了不少的人。伍旅長得和我們保護。」伍連德點着頭道。「當然。回頭我派一哨弟兄。帶了我的大令去。在貴堂門口守衛。有那個敢去。」牧師道。「伍旅長有這樣的好意。何不索興讓人帶了大令查街。那末。全城都平靖了。」

「牧師說着話。眼睛可就望這班請願的中國代表。心想你們來請願的。怎麼只讓外國人說話。自己一點都不作聲。這些代表們。似乎也明白了。趁着這個機會。趕緊要接下去。還是易泰安胆子大些。就站起來道。『若是照美國牧師的話這樣辦。全城的人都感旅長的大德。』伍連德一見他站起來說。剛才受着外國人的那分委屈。恨不得就要在他身上發洩。不由得瞪了一雙大眼睛。向他連看幾眼。易泰安站是站起來了。默然坐下去。那有多難爲情。可是要接着向下說。又怕碰了伍連德的釘子。他還是找他惟一的救星。去靠外國人。於是輕輕咳嗽了兩聲。低着眼皮道。『街上還開有幾家東洋店。是賣藥的和賣雞蛋糕的。說不定……』伍連德道。『真有幾家東洋店嗎。你爲什麼早不說。他們店門口。有什麼特別的記號沒有。』他現在說話。不是那種兇惡的樣子了。滿臉佈着疑雲。似乎添上了一層心事。易泰安

道。「他們掛有太陽旗。字號上也寫有洋商兩個字。」伍連德點了點頭。臉色和平了許多。似乎胸中又落下一塊石頭。因道。那就不要緊。我的弟兄們。向來就不連累洋商的。大概不至於有什麼意外。既是有東洋商人來在街上作買賣。我就依照你們的話。用大令查街。我伍某。雖然打了半生的仗。但是愛護老百姓的心事。並不低於那一個。只要辦得到的。我總是辦。」易泰安道。「還有一件事。要陳明旅長。自從這邊軍隊到了城外。原來的曾知事。只到任一天。已無蹤影了。現在城裏辦善後。軍隊辦給養。總得有一個縣知事出來主持才好。」伍連德笑道。「辦什麼善後。仗還有得打的。辛辛苦苦的忙了一陣子。幾響大砲。又轟個乾淨。遲完也是完。早完也是完。管他作什麼。倒是軍隊給養要緊。總得找個人出來主持。我這裏是沒有人去幹這種事。你們縣裏紳士公推一個人出來幹就是了。」易泰安道。「這個時候。恐

怕沒有人肯出來擔任。要開會公推也費事。只要旅長一句話。人就派定了。伍連德聽到時。眼光只在易泰安渾身打量。笑道。「既是只要我一句話。你就去幹罷。你幹商會會長。民情就很熟悉。籌款更不必說。你又認識外國人。外交也好辦。越說你越近。就是你去辦罷。只要你能給我辦事。那個要不服你。我和你抱着腰。再不然。我派軍隊保護你上任。都可以的。」易泰安一想。這更不像話了。彼此一點原由沒有。何以要他派兵保護上任呢。一個商會會長。倒像是伍旅長的走狗了。伍連德見他只管沉吟着。便笑道。「你幹罷。作個知縣。不比作商會會長強嗎。我就討厭那種不識抬舉的人。」說時。睜了一雙眼睛。向易安板着面孔。易泰安原來就怕軍官。加上伍連德又是翻着兇相。格外怕人。這時。兩旁站的衛兵。挺了胸。手扶脅下掛的盒子礮。只要一動手。就可以拔出槍來打人。假使伍連德說一句。把他抓下去。也許

就在這祖祠堂前會送了八字。因是口裏哼着幾個是字。不敢答應什麼。伍連德一面站起來。一面向這些請願的代表道。「就是這樣說了。你們回縣城去安居樂業罷。」這些代表一想。來請一趨願。算是得了安居樂業四個字的好話。再要跟着向下問話時。他已走出了他的座位。大有送客之勢。旅長站着。大家不能坐着。也只好都跟着站了起來。伍連德伸着手和兩個外國人握了一握。然後向他們點着頭笑道。「在行軍的時候。什麼東西也沒有。我抱歉得很。改天我到城裏去了。一定過去奉看。」兩個外國人也明白。他口裏雖然不說送客。事實上已經要驅逐客人向外走的了。外國人對於應酬上。向來是無所謂客氣的。既是主人都要送客。也就不必留戀。竟在各代表的前面走。這些代表見外國人都沒話說。誰又敢再多說句話。竟齊齊的向伍連德鞠躬着躬。先退了兩步。然後一路出去。走出了大門。有一個騎兵。

騎着馬。又牽了兩匹馬過來。說是「旅長的命令。送兩位外國先生進城去。」兩個外國人。本覺得走來走去太吃力。中國人對外。向來是禮讓爲國的。那就騎着馬先走罷。因是向幾位中國代表看了一看。各騎上馬去。加上一鞭。馬蹄得得。順看大路。一直向前而去。這幾個中國代表倒也不以爲意。只覺外國人是應當受優待的。假使他們也作了旅長。有招待外賓的一天。也少不得是這樣待遇的。大家靜悄悄的。走過了那一片草木削光的平原。回頭已看不到伍連德的旅司令部了。吳道基首先就向易泰安一拱手道。「恭喜恭喜。老兄台馬上就是一縣之長了。」易泰安剛才在伍旅長面前。覺得縣知事不易爲。不願答應。現在吳道基一恭喜。臉上立刻有了笑容。其餘的一些朋友。也都附和着。圍住他恭喜起來。這一下子。他更是有興致了。臉上笑嘻嘻的。却未免挺了胸脯子走路。這一羣人。和來時的形態不同。現在

沒有外國人從中拘束。各人有談有笑。一路顛倒着走回城去。他們心裏都如此想着。有了伍連德的命令。城裏已經不會有事了。加之作縣長的又是自己的朋友。城裏更是政權統一。可以內外齊心的幹。等着大家到了城邊。不料事情大大出乎意料以外。那城門外一條大街。已經站滿了兵士。那兵士身上。雖然穿着聯合軍的服裝。然而手臂上圍了一塊黃布。黃布上寫着黑字。有的寫着維持防地。有的寫着保護桑梓。各人都拿了鎗。背了滿盛着子彈的子彈帶。而且鎗上各加上了明晃晃的刺刀。兵的身上。充滿了恐怖的殺氣。大家一見。心裏便吃了一驚。這又是怎麼一幕戲。正這樣想着。迎面的粉牆上。高高的刷貼了一張告示。街上過往的人。很是稀少。那告示下面。也就只站有兩三個人。在那裏看看。而且還不時的回轉頭來。探望這些兵的形狀。吳道基這羣人。一見街上的情形。又比較的緊張。兵和告示。似乎也



不是伍連德這一方面的。這總是可研究的一件事。於是大家一齊走到告示下來看。那告示上寫道。

### 聯合軍第二師師長霍爲佈告事

自我軍興師以來。河東各地。羣起相應。戡定全境。指顧間事。日前賊軍乘我東顧之際。突施狡計。襲我西平。本師長方駐節安樂。前伐省垣。一時調度未遑。遂致失陷。幸得將士用命。天不佑賊。未及旬日。仍告克復。現賊軍雖退。肅清餘孽。撫恤流亡。本師長職責所在。義無旁貸。若有人昧於大義。侵入防地。則是鼠竊狗偷之徒。上無以對龍巡閱使弔民伐罪之心。下無以慰父老簞食壺漿之望。而對於本師。亦失同袍敵愾之義。定當鼓勵士卒。相與週旋。投之豺虎。以示不復。凡我軍民。務各鎮靜。勿爲所愚也。特此馳佈。咸使聞之。

這一班代表們對於別的事情有所不知。若說研究國文。這班人都是十分在行的。大家一看這告示的語氣。並不是對付同盟軍。却句句對付聯合軍的伍連德。他們都是龍巡閱使手下的人。同戴着一個頭兒。要奪取河東省。這就無論是那師那旅佔住了西平。都沒有關係。何以霍仁敏對於同盟軍不過如此。對於伍連德的軍隊。倒很有欲得而甘心之勢呢。大家在告示之下。各各打了一個照面。大家雖然不說什麼。然而臉面上都充滿着猶豫和恐佈的意味。回頭看看街頭上排崗的兵士們。雖不會動嘴與動手。然而他們臉上都各有一種殺氣。易泰安故意裝出那不在乎的樣子。向吳道基微笑點着頭道。「今天天氣總算不壞。散步散步也好。」吳道基道。「就是天氣不好。我們紅十字會裏的事。總是要辦的。做公益的事。那裏能夠圖什麼舒服呢。」他們彼此說着話。在街中心走。可是那聲音却故意送得遠遠的。

讓站崗的兵士去聽。而且各人的眼睛都不住向兩邊睃着。看看兵士們是不是相信這些話。若不然要知道是從伍連德那裏請願回來的。不難拿着當奸細辦去。因之大家面子上。儘管是大大方方的走路。心裏可都卜突亂跳。尤其是剛到城門口一段。滿佈着兵士。兵士相對立着。僅僅的中間讓出兩個人經過的道路。大家心中都捏了一把汗。脚步慢慢的緩下來。緩得只管提起腳來。人却依然是站在原來的所在。易泰安還算聰明一點。心裏想着。若是這樣的走法。分明是表示作賊心虛了。這倒不如放大了膽。自己領着這班人前進爲妙。於是毫不猶豫的。就走進那條兵巷。那些兵士們。對於他們那猶豫不前的樣子。原是有些注意。後來他們走到身邊。倒不在乎。只管讓他們走上前。在後面的人看到前面的人平靖如常的走了過去。料是無事。大家也就緊緊的跟着。及至這些人一齊穿過兵巷。後面的兵士中。忽

然走出一個軍官來。將易泰安的衣袖牽了一牽。易泰安的心幾乎要跳出口腔子來。身上一陣陣的冒着熱汗。心裏可就想着糟了。這一定是把我們當奸細辦。也許要就地正法。然而表面上還極力鎮定着。笑着拱了拱手道。「有什麼吩咐嗎。兄弟是這縣裏的商會會長。」那軍官微笑道。「我自然認得你。不認得你。我還會找你嗎。我們師長正要請各位去談話。」易泰安道。「是霍師長嗎。」那軍官道。「反正不能有兩個師長在這裏。你就請罷。大家都去。」那軍官說着話。兵士們漸漸的圍上來。已經圍成了一個圈。圈。若要逃走。除非是從人頭上飛出去。因之大家一聲不響。都跟了易泰安後面走。易泰安本人也就低了頭。在一羣兵士後面走着。大家所走的街道。正是直向着縣公署以前的旅司令部走。那旅司令部的威風。比以前更莊嚴了。大門外八字排開。擺着兩架重機關鎗。兩架輕機關鎗。兩大排的武裝兵

士。雄糾糾的站着。那些人前頭。有兩面小紅旗。一面旗上。有一個大大的霍字。又一面陸軍旗上。一行字寫着軍隊的番號。在人前面只管迎風招展着。就是這一點。也就很現出這種軍人的威風來。這幾位代表。緊隨在易泰安之後。一路走進了大門。看看房屋前後。來來往往全是穿軍衣的。總令人心。中。有些慄慄畏懼。大家面子上儘管鄭重着。可是那脚步下地。幾乎輕於鴻毛。走得一點響聲都沒有。大家到霍仁敏見客的地方。只在門外。就聽到他在裏面大着聲音道。「我就是這個脾氣。打敗了。我認輸。磕頭下拜都可以。若是我的地盤。讓人家檢便宜搶了去。我死也不甘心。非和那人見個高低不可。各人的財喜是各人的。若不問好歹。搶我的財喜。是我的老子。我也不能放過他。」易泰安一聽這話。又分明是罵伍連德。這次不幸的跑去爲民請命。這可算是在太歲頭上動土。種下了禍秧子。走到了客廳門邊。就是易

泰安那樣大膽。也有些躊躇不前了。他正如此在門外徘徊着。已是讓客廳裏面的霍師長看見。便大聲喝道。「是縣裏的一般紳士嗎。把他叫了進來。」易泰安一班人走了進去。只見裏面穿軍衣的武人。穿長衣的文人。擁擠着一屋子。霍仁敏倒是現着很自然的態度。坐在正中一把椅子上。等代表們都進了門。他才站起身來。用手向各人一揮道。「你們坐下。」代表們見遠處一些空椅子。都已經坐滿了。只好在近處幾張椅子坐下。大家這才看到霍師長的尊範很清楚。一張棗子核的臉。在高鼻子兩邊。點了許多白麻子。他鼓着眼睛。把白麻子都漲紅了。眼望了代表們道。「你們在伍連德那裏來聽到他說了些什麼。」這些代表。是剛剛屁股落座。經霍仁敏如此一問。大家就突然的站了起來。臉上都變成了紫色。眼光也呆了。霍仁敏嘆噉一聲笑了起來道。「你們不必着嚇。你們去見伍連德。是爲了公事。我不怪

你們。若要把你們當漢奸。在城門口。就把你們槍斃了。還能等到這時候問話嗎。大家坐下。有話慢慢的說。」說畢。又將手連揮了兩揮。意思是很急迫的。要他們坐下。大家到并不是愁着霍師長客氣過分。只是怕他那種逼人的殺氣。不敢違犯他。他揮手命人坐下。就跟着坐下。霍仁敏道。「問你們的軍事。你們自然不知道。我只問你們一句話。他的部下。在城裏放槍。他知道不知道。」大家聽了這話。雖知道霍仁敏現是伍連德的敵人。然而當了聯合軍的人。明說聯合軍放槍。那總是一件危險的事。因之大家打了個照面。默然不敢聲張。霍仁敏道。「你們不是爲了他的軍隊打槍。才去找他的嗎。對於這件事。他當然有一句話。」易泰安只得答道。「他部下有什麼行動。並沒有承認。不過他對我們說了。可以制止部下在城裏行動。這樣子說。似乎他也知道他的部下在城裏鬧了事情的。」霍仁敏突然將腳一頓。將地

磚踏得梯突一下響。站了起來。胸脯一挺道：「這還說什麼。你們西平縣。能讓這些人去糟蹋嗎。現時。我沒有什麼。只要求你們替老百姓出口氣。打個電報出去。罵上伍連德一頓。」易泰安一想。這時若是發過通電去罵伍連德。不過是幫着霍仁敏打他一拳。證明他的隊伍是一羣強盜。於地方上是沒有多大好處的。因此低了頭。看着手背。半晌不作聲。霍仁敏瞪了眼睛。鼓了腮幫子問道：「你們爲什麼不作聲。難道署個名打一個通電都不成嗎。這分明是怕得罪伍連德。既是怕得罪伍連德。就是料定他還會來。簡直是對我看不起。我霍仁敏是很野蠻的。不答應我的話。我就要不客氣了。」說話時。捏了個大拳頭。舉平了胸口。搖撼了幾下。大有一拳伸出來。就可以打倒幾個人的樣子。吳道基看到。首先軟化了。站起來拱了拱手道：「若是霍師長認爲應當發一個通電的話。我們地方上的人。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只



是這電報上怎樣措詞……」霍仁敏連忙搶着插嘴道。「這個你們不必費心。我這裏有祕書。可以和你起稿子的。你們只要簽上一個字就得。」他說着話。向旁邊站着的隨從兵一點頭道。「把梁祕書請了來。」隨從兵去後。不多大一會工夫。將那梁祕書引來。霍仁敏向他點點頭道。「這是地方上幾位紳士。答應了給我們發電報。你帶了他們去。在擬好的那個電底子。簽個字。馬上就可以拍給巡閱使了。」梁祕書站着。向在坐的許多人看了一眼。低聲道。「新到了有一通急電。要請師長的示。」霍仁敏會意。便道。「大家請坐坐。我有一個電報要看看。」說時。他自己先起身。走向隔壁一間小屋子裏來。原來這位霍師長。不大認識字。行草的字體。更是生疏。凡重要的公事。祕書告訴他一個大意。他隨時吩咐怎樣辦。若是遇到重要的文件。祕書就拿着帶念帶講。好像蒙館先生教開講的學生一般。當了許多人。

梁祕書不便念電報。所以先報告一聲。霍仁敏到了小屋子裏。將門隨手關上。低聲問道。「什麼機密事。伍連德的軍隊有什麼動作嗎。」梁祕書道。「不是。是巡閱使發的密電。」說着。在衣袋袖拿出電底。兩手捧着念道。「西平霍師長鑒。頃據海角縣陳縣長電稱。有東洋兵艦兩艘。運來東軍一千餘名。攜帶各種武器。強行登岸。並宣稱爲保僑起見。必要時。將取斷然手段。西平與海角相距甚邇。應即暫止軍事行動。以免外人藉口。並希派精幹人員。星夜馳赴海角。就近調查實況。隨時陳報。切切。龍祕印。」梁祕書隨念隨講着。霍仁敏聽着。臉色不免紅一陣。黃一陣。聽完了。將頭偏着。搖了一搖頭道。「真的嗎。我不相信這話。你再把這電報念給我聽一遍罷。」梁祕書也知道這事情重大。只得再念上一遍。霍仁敏道。「我們這老頭子。又中了人家的計了。平白無事的。那來的什麼東洋兵。我知伍連德幹定了。非把他轟出

西平縣境不可。縱然海角縣讓東洋兵佔領了。回頭再說。」梁祕書道。「巡閱使的電報。是不是要覆一個回電呢。」霍仁敏想了一想道。「老頭子的電報。自然總是要答覆的。你就說。潰兵很多。非把他們剿滅不可。海角縣的事。我們馬上派人去調查。至於停止軍事行動那一節。我們含糊着別理會就是了。」當祕書的人。當然總是照着上司的意見說話。沒有自出意見的。答應了幾個。是退到一邊去。霍仁敏依然走向客廳裏來。因向大家道。「這一個伍連德。實在可惡。他造了許多謠言。打電報去告訴龍巡閱使。他說有東洋兵來。這豈不是笑話。東洋兵來了。西洋各國。能答應嗎。這樣的人。非把他打跑了不可。沒有東洋兵來也罷了。若有東洋兵來。就是伍連德引來的。與其讓他那樣幹。不如我們先打倒這種漢奸。你們的意思怎麼樣。」大家聽了他的話。都不敢作聲。霍仁敏將手一揮道。「你們大家都散開罷。我有事。」

「他說着。竟不待許多人再說一個字。站起身來。就離開了客廳。扔下一屋子人。並不理會。這班代表心下大喜。剛才霍仁敏要綁票簽字的通電。現在可以不管。趁此機會。就溜出了司令部。易泰安在城裏開了好幾家商店。這  
次都遭了搶劫。本來是託着弟兄們去清理。自己一灰心。就不過問了。這時  
走回家去。經過自己開的布莊。只見店門緊閉。養活的一條大狗。却橫臥在  
階檐石上。一隻後腿鮮血淋漓的。將毛粘成一片。易泰安雖是不打算進去。  
那狗微抬着頭。睜着兩隻亮眼睛。只管看了主人。那拂着地的尾巴。搖了幾  
搖。看這狗是站立不起來。却有望主人垂憐之意。易泰安看了老大不忍。歎  
了一口氣道。「怪不得古人道。甯爲太平犬了。」口裏說着。就不由得推了  
店門。走將進去。不料屋子裏空空的。竟不見一個人。由前面櫃房裏走到後  
面廚房裏。搜尋了一遍。口裏還不住的喊着。許久許久。纔由柴房裏鑽出一

個伙夫來。他瞪了雙眼。首先向易泰安問道。「東洋兵打進來了嗎。」易泰安聽了他這話。有些摸不着頭腦。因道。「店裏人那裏去了。什麼東洋兵。西洋兵。」伙夫道。「我們隔壁藥房裏的東洋人告訴我們。說是他們的兵。今天就要到。送了我們一面太陽旗。讓我們在門口掛上。他說東洋兵來了。就不會到我們店裏來了。」易泰安道。「胡說。東洋兵會飛進來不成。他只剛剛說了這一句話。只聽得噹的一聲。一個大炮彈的爆炸響。就在這街的前後。那伙夫一轉身子。就向柴房裏一縮。身子一蹲。就向柴堆裏鑽了進去。易泰安也疑惑着。這一響大砲。由那裏來的。他正在猶豫着。嘩啦一聲。第二發大砲。又落在附近。這一聲。變成了嘩啦。而且非常的洪大。分明把民房轟倒了。在這種洪大的聲浪當中。廚房頂柵上的塵灰。像下雨一般的向下一擁。窗戶格扇。一齊震得格格作響。同時人的身上。也彷彿有些酥麻。不知是受

了一種什麼感觸。自然而然的自己兩隻脚也很快的一步踏進了柴房。轉念一思。躲到這柴房裏來。有何用處。復又走出去。扶着廚房的門。探頭向外看了看。只一伸頭。半空裏嗚嗚一聲。一個彈子飛過。嚇得身子連忙向裏一縮。自這時起。這大砲聲。兩三分鐘響上一下。不到一個鐘頭。槍聲和機關槍聲也跟着響了起來。所幸大砲雖然放着。却不曾打倒這附近來。心中暫時可以安定。不過心裏納着悶。這是誰和誰打呢。大街上靜悄悄的。又死了過去。過了許久。却又有一種雜沓的脚步聲。一陣搶了過去。似乎是一隊兵開跑步而過。這分明城裏的兵。對城外的兵。要極力的抵抗。鬧得不好。也許要巷戰。自己雖然有心要出去看看。却是不能夠的了。一個人怔怔的在廚房裏站着。不知如何是好。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間。外面槍聲已慢慢的稀少。那炮聲也是經過很長的時間。才響上一兩下。易泰安心裏想着。總應該

沒有事了。便把伙夫叫了出來。問還有吃的沒有。從早上到城外請願去起。一直到現在。肚子裏還不會有東西進去。實在也支持不住了。伙夫在廚房裏搜羅了一陣。除了米而外。只有一鉢鹹菜。易泰安說。「鹹菜也是好的。」就吩咐伙夫燒火煮飯。伙夫經過了長時間的恐嚇。對於鎗炮聲。也就認爲平常的事了。抱了一捆柴草。送到灶門口。正彎着腰想要坐下去燒火。只聽得鳴的一聲。接着淅瀝瀝一片碎瓦聲。正是一個子彈。打倒了屋頂上。伙夫趕忙向地下一伏。許久爬不起來。易泰安的精神。不會安定多久。有了這一聲響。也是心中不住的亂跳。按板邊有個矮腿凳子。自己坐在上面。也就不知道移動。一手按了膝蓋。一手捏了摺扇。汗水向外直湧。把扇子柄染得溼淋淋的。他只管出了神。自這一聲子彈撲瓦之後。那細碎的鎗聲。依然不斷的在空中鳴鳴的作響穿過。出去固然是不敢出去。坐在這裏。也是怕屋頭

上穿進子彈來。心中只是跳盪不安。原來肚子裏有些餓的。到了這時。把餓也忘了。廚房裏漸漸的沉黑下去。落到看不清屋子裏的。易泰安自己鼓着勇氣。無論如何。趁着這時候。一定要回家去看看。於是站起來。就向外走。不料剛一出門。一陣緊急的槍聲和機槍聲。又破空而來。看看街上。黃昏之色。黑沉沉的。並不看到一個人影。一條長街。由近處望到遠處。只是那些店鋪的屋檐。和那灰色的天空。畫了一條界線。往日對於這種屋檐。不會怎樣去注意。今天看來。覺得格外觸目了。因為環境彷彿是更易了。走出門來。不能馬上就走。不免靠了石櫃台。前後瞻望了一番。在他這樣瞻望之時。槍炮突然又緊張起來。迎面一幢樓房。在下通一聲巨響中。煙霧陡起。那人家的牆。猶如劈西瓜一般。裂成幾大塊。四面紛紛倒了下去。在這牆倒下去的時候。連這邊的房屋。也跟着有些震動。易泰安不覺兩手抱了頭。人就向地下一



蹲。這要逃走的心事。當然根本就沒有了。自這時起。那槍炮聲一陣緊似一陣。天色越黑。槍砲聲更是緊密。易泰安餓着肚子。就在這所空店裏熬過了一夜。究竟是那邊和那邊打仗。還是不明白。到了次日清早。槍礮聲慢慢稀少。那鷄子黃色的太陽。照在人家高牆上。滿街並不聽到什麼聲音。那陽光更顯得悽慘了。別的罷了。昨天晚上那一夜惡仗。究竟是誰和誰打。這個啞謎。非打破不可。因之只得大着膽子。走出店門來。走過一截大街。並不看到一個人。直到了十字街頭。才看見一家作牙科醫生的日本醫院。門口高撐兩面太陽旗。有兩個人。一個人穿着和服。一個穿了學生裝。斜靠了門。兩手環抱在胸前。瞪了眼望着大街上。易泰安認識那個穿和服的叫板井八郎。是個有名的浪人。他一見易泰安。向他招了招手。笑道。「易會長。你在霍師長那裏來嗎。他快要滾蛋了。」說着。樹着他嘴上的短鬍子。裂着嘴笑。露出兩

粒金牙來。易泰安看到他那輕薄的樣子。就有點不高興理他。忽然轉個念頭。昨天的消息。不是東洋兵要趁機搗亂嗎。何不問他一問。便道。「板井先生。你得着什麼消息沒有。你說……」板井笑道。「我們的軍隊快來了。貴國的兵。不行啦。」說時。將他脚上木底兒鞋。地上點了幾點。又向着易泰安一笑。嗓子裏發出兩下悶聲咳。作出那種蝦蟆叫。易泰安道。「你們的軍隊。真要來嗎。昨天晚上打的那一仗。是不是你們貴國的軍隊。」板井笑道。「不要叫貴國了。我的貴國。恐怕將來就是你的敵國。這句話你懂不懂。由你去想罷。」易泰安雖是個斯文人。當面受了人家的譏笑。也是情所不堪。這一下子。恨不得一把扯了他的領口。就把他向地下一捺。板井見他臉上紅一陣青一陣。便道。「你不用生氣。我和你是好朋友。才肯對你說上這樣一句話。你不信。明後天。你就用得着我了。昨天晚上。是你們自己的軍隊打。沒有

我們在內。但是我們已經推了四個代表。去見這裏的霍師長。要他帶軍隊退出城去。若不退出去。就開城把我們日僑放走。放走之後。我們就要派飛機來拋炸彈了。」易泰安道。「這話是真的嗎。你們出軍隊無非是保護僑民。既是僑民都退出去了。還要來拋炸彈作什麼呢。」板井扛了一扛肩膀。笑道。「那我不很明白。是敵國軍部的命令。」正說到這裏。有四個穿蹩脚西服的日本人。排着一橫列。在大街上走了來。易泰安認得其中一個人。是在本城收買棉花的商人。其實買棉花是個名義。他真正的生意。是販賣嗎啡。他首先搶過去。和板井唧哩呱啦說上一陣。板井臉上放着笑容。只是點頭。他見着易泰安還在一邊等消息。便笑道。「你們霍師長。願把我們護送出城。但是他不肯帶軍隊退出去。這個樣子。你們西平人。是打算嘗嘗東洋的天鵝蛋。哈哈。」易泰安道。「真有這回事……」易泰安口裏如此說着。

由板井的臉上。轉目光射到其餘的四個倭人身上去。那四個人都歡天喜地的。只顫動着肩膀去笑。易泰安心想。板井說的話。有點靈驗了。他說兩三天之內。不免去找他。現在看來。竟用不着要兩三天。立刻就要求助於人了。然而一家人都在這城裏。就讓自己一個人逃出城去躲炸彈。也於心不忍。便轉了一個念頭。先回家去看看。若是全家都能逃出城去。豈不更妙。於是不和東洋人多談。竟自回家。走不多路。忽然有個穿軍服的少年軍官。後面跟着兩個兵士。迎面而來。那軍官遠遠的笑着。先行了禮。易泰安一楞。這人好面熟。卽記不起來是誰。只得笑了點着頭。那軍官笑道。「易會長。你怎麼不認識我。我姓曾。你明白嗎。」易泰安呵呵了一聲。心想這是同盟軍派的西平縣知事曾伯堅。他怎麼敢在西平城裏露面呢。伯堅似乎也明白了他躊躇的情形。便笑道。「易會長大概很以爲奇怪吧。老實告訴你。我原

避在福音堂裏躲難。昨天晚上。這裏的霍師長。派人去找牧師。要他介紹個會說東洋話的。牧師笑道。他們是西洋人。找不出會說東洋話的。後來霍師長二次又派人去。說是務必請他代尋一位。就是不會說東洋話。能說英語也成。牧師一打聽。原來是要找個人出來辦交涉。我倒能說幾句東洋話。聽了這個消息。就託牧師長和霍師長疏通。能不能不記前過。若不記前過。我就出面和他辦一點事。牧師把這話告訴了來人。霍師長倒是痛快。就親自到福音堂去請我。當面起誓。說是只要我肯出來幫忙。他若有三心二意。就炮子打死他。我昨晚在鎗炮聲中。就到了師部裏。現在正和幾個東洋人接洽。送他們出城去。易泰安拱手道。「這就很好。但不知道城外的情形怎麼樣。」伯堅道。「伍連德的軍隊。昨天晚上來攻城。已經失敗了。只是東洋人不講理。已經有一支隊兵。開到東門外。攔住了這裏去追伍連德。此外各

處城門口。也都有日兵把守。若是沒有他們僑民會旗子拿在手上。不管是誰。見人就開鎗。現在這西平城算是遭了圍困了。「易泰安聽了這話。把剛才籌備逃走的念頭。算是瓦解冰消。臉上立刻又紅了一陣。忽然臉色一正。向伯堅拱着手道。「既是你老兄出來辦交涉。我們全縣人算是有救。我看這些故意來挑釁的外國兵。也犯不着和他們計較。暫時不妨退讓一步。免得塗炭生靈。至於將來的交涉。自有外交部出頭。你老兄看怎麼樣。」伯堅笑道。「我也不能作主。只是霍師長吩咐怎麼辦。我就怎麼辦。」話分兩頭。伯堅自受了霍仁敏請他出來辦交涉。主和平解決。霍仁敏道。「你這話是對。譬如我們自己打仗。也決不能爲了老百姓不放大炮。這只好請你出一趟城。見見他們的隊長。能和平解決。就和平解決罷。爲了西平縣一城老百姓。我甯可退讓一步。也不要爭着一時之氣。」伯堅一聽。霍師長全不是對

付伍連德的那一種神氣了。大概只要日本兵肯退走。人家要什麼。他就可以給什麼。自己代表這種人去辦外交。乾脆算是投降。有什麼理可講。便問道。「依着師長的意思。可以退讓到什麼程度。」霍仁敏左手取下了帽子。右手伸着巴掌。在頭上摸了一陣。現出很躊躇的樣子道。「我也沒有什麼可讓的了。只好對他多多敷衍着。多說幾句好話。反正這座城池不交給他就行了。」伯堅道。「萬一他不受我們的敷衍呢。」霍仁敏那隻手在頭上摸得更兇了。帶一點笑容。向着伯堅反問道。「我們不和他交手。他也能夠打進城來嗎。反正不能那樣不講理吧。」伯堅於這個問題。倒真難於答覆。明明是一定要打進來的。但是說明了。霍仁敏更要受驚。恐怕立刻就要逃走。伯堅當時便順着他的口氣道。「若是照着我們中國人的道德來講。是不應該如此的。」霍仁敏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道。「你去罷。自古兩國相

爭不斬來使。他們反正不能將你怎麼樣。」伯堅倒不料師長會用一句鼓兒詞來籠絡自己。其實不用他說這些好話。我也不怕。便點着頭答應了一聲。霍仁敏看他有猶豫的樣子。便道。「我自然會派幾名護兵跟着你去。這一點規矩。我倒懂得。兵士只能穿軍裝。可不能帶着武器。你可別怪保護不週。」伯堅心想。這種舊式軍人。世界潮流。國際常識。一概不懂。只有這媚外的醜態。他們耳濡目染。比一切都在行。他知道不能帶兵器進租界。擴而充之。就知道不能帶兵器見日本軍官。靠這種奴隸性的人去執戈衛國。那是完了。如此一想。不免有些生氣。便道。「這都用不着。我們既是和他講理去的。靠着幾個赤手光拳的衛兵跟着。那也無濟於事。」說着這話。臉色就正了一正。胸脯也挺了一挺。表現出一種英雄氣概來。他裝出了這種樣子。霍仁敏倒有些不好意思。霍師長點頭道。「你願一個人去更好。我們是和人



家講理去的。本來用不着什麼衛隊。我的意思。不過說是帶兩名護兵去。面子上好着一點。伯堅不願和他多說了。就告辭出來。他已經走出了院子門外。有一名隨從兵追了出來。又把他請回去。霍仁敏迎着上前。向他皺了眉道。「據我看。他們總沒有那樣大胆不講理。無緣事故把城池抓了去。你只管用好話敷衍他們。他們有什麼要求也不必回斷他。就說一定打電報給龍巡閱使請示去。只要有了回電。我們就照辦。咱們敷衍一時是一時。過個十天八天。鬆了這口子勁。也就沒事了。」伯堅聽他的口音。料得他是靈機一動。想的好新鮮主意。這也無贊否之必要。只鼻子裏哼着是。點着頭出來。到了這城裏的日僑公會。會着那班出城的倭人。找着他們的首領。說明了來意。然後同着他們一路出東城而去。出城還不過半里路。首先便有一樁觸目驚心的事。讓他兩條腿邁不開步。原來在十字街中。有十幾個日兵。身

背子彈帶。手拿步槍。分着四方站定。緊對着城裏。還架好兩挺機關槍。這都不算什麼。在機關槍口。却有一大羣中國人。有的穿了長衫。有的穿了短褂。有的還穿着灰色制服。一律將手反背在後面。用粗細麻繩子網了上身。直挺挺的四面八方。向日兵跪着。日兵望了他們。不住的發出一種冷酷的微笑。伯堅羞破了臉。氣炸了肺。咬着牙。恨不得跑上前。搶了機關槍。向日兵一頓掃射。兩隻手緊緊捏了拳頭。指甲直陷入手心肉裏去。那個板井大郎。這回也來着。緊隨在伯堅身邊。看到他猶豫不定的樣子。微笑道。「快到了。你怕走上前嗎。不要緊的。有我們和你同在一路走。我們的兵。不能把你網起來的。」伯堅道。「你這是什麼話。你要知道我是奉了使命。和你們軍事當局開談判來的。你們就可以隨便侮辱我嗎。」板井笑道。「你不要生氣。我是一番好意。原來因為你是奉了使命來的。我才肯說這話呢。」伯堅道。「

什麼話也不必說了。你們這裏的軍事領袖在那裏。我們一路去見見。」這一班日僑中就有人上前去問一個日兵。知道這裏有松木隊長領着隊伍。住在一家糧食行裏。原來中國軍官就在這裏駐守過的。他們倒也不是破例。當時。一批日僑和伯堅走到那糧食行門口。見門板上貼着很大的字條。上寫。「大日本帝國軍隊暫駐所。」靠下層橫着一張長紙。上寫。「中國軍民。非有帝國軍隊特許證。通過此地者。即格殺之。」門口也是兩挺機關槍朝外。另派着兩個背鎗的日本兵。分站着兩邊。見許多日僑中。有個穿中國制服的人都瞪了眼睛望着。其間有日僑上前說明了來意。然後放了大家進去。那個松木隊長聽說城裏霍師長派人來了。料着是遞降表。就在這糧食行的客廳裏單獨會見。伯堅先在外面等候。由兩個日兵引着他進去。那客廳裏。全是上等紅木棹椅。棹子上。茶几上。都陳設着各種中國古玩。有那

些大件東西。棹上不好陳列。就放在地下。這也不知是那位紳士家裏的收藏。現在讓人家來受用。一看之下。心裏又是一陣難受。那松木見伯堅進來。迎上前來笑着說有禮讓坐。開口便用日語問道。「閣下既是前來接洽。一定會日語的了。」伯堅看他那樣子。也不會說中國話。只得答應能說日語。松木道。「那就很好。有了懂日語的。可以少去許多隔閡。我和霍師長提的幾個條件。他的意思怎麼樣。」伯堅道。「貴國僑民都出城了。」松木道。「還有他們在城裏的財產哩。」伯堅道。「假使他們留下的。點明交給了中國人民。我們一定加以保護。」松木微笑道。「那有什麼保證。我看還是請霍師長接受我們的要求。趕快退出城去。我們是奉了軍令來的。要進行到那裏。就進行那裏。不知道什麼叫做妥協。」他原來還帶一點笑容。說到這裏。臉色一正。就一點笑容都沒有了。伯堅道。「我是送貴國僑民到這裏來

的。這樣重大的事件。我不能負責答覆。」松木道。「當然不會請閣下答覆。現在就是請閣下把我以私人資格所說的話。轉達霍師長。在今天下午六時以前。退出西平城。若是正式談判。早就過了我們所限定的時間。我們軍隊。這就該進城了。」伯堅聽他所說的話。越來越不堪入耳。便道。「好罷。這件事讓霍師長答覆。我現在口頭向閣下抗議。那十字街中心。綁了許多中國人跪着。是給中國一種重大的侮辱。請先放開他們。」松木道。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是犯了軍法。當然照軍法辦。」伯堅道。「貴國的軍規。可以這樣對待友邦人民的嗎。」松木微笑道。「這個我們自有權衡。請你不必干涉。」伯堅覺得他的話。完全用不着一個理字。多說下去。也是枉然。立刻站起身來告辭。松木倒表示一番好意。派了兩名日兵。保護着他走出了日軍的防線。由那地方走到城門口。並不曾看到一個人影。到了城門邊。却是雙

扉緊閉。抬頭望那城牆上。靜悄悄的。磚縫裏鑽出來的幾棵野樹。在日光中照着很自在的隨風搖擺着身體。簡直不像敵國之軍壓城一樣。伯堅站在城下。大聲喊了幾遍。城牆垛口裏。這才有個人伸出頭來看了一看。伯堅道。「快開城門。我是霍師長派出城去辦公事的。現在回來了。」城上又鑽出一個人頭來了。問道。「你真是中國人嗎。」伯堅道。「你也聽了我說話。不是中國人呢。我還有入門證哩。」那人道。「你等着罷。」於是城上一個人頭。兩個人頭。陸陸續續的鑽了出來。却也不見得人少。這分明是城上原自有人。只因不讓城下人看到。所以隱藏起來罷了。過了一會子。城門開着一條大縫。有個穿軍服的。側出半邊身子來對着伯堅渾身打量了一頓。見他果然是單身一個。便大聲道。「有入門證嗎。」伯堅上前一步。將入門證拿出來。交給了那個人。那人並不看。把手向伯堅招了一招手。讓他走了進

來。伯堅側着身體。擠了進門。只見關的那邊城門。都是用沙包抵着的。差不多有一丈多厚。當自己出城的時候。並沒有這種佈置。如此看來。霍仁敏對於外侮雖是有點怯戰。然而關於防守一方面倒也佈置得很快。穿過城洞。兩旁街沿上。各站了一排武裝兵士。精神雖然是差一點。然而各人身上都背着裝滿了子彈的子彈帶。手上拿着槍。槍口還插有刺刀。也不比那日本兵殺人的武器差些。他們見伯堅一人進城。知道是由日本兵那裏來的。各人的眼光。都如箭一般。射到伯堅身上。伯堅看看他們那種神氣。似乎都讓中國人平常所說日本人厲害那句話嚇倒了。所以有人從城外回來。他們都認爲這人身上有一種神祕。伯堅也不理會。一直就向師部裏走。打聽得師長在客廳裏會客。讓隨從兵進去報告。先在門邊等着。只聽得他大聲道。「我的朋友打四川回來。說他們那裏錢糧。有征收到民國六十年的。西平

雖然已經預征兩年錢糧。再收一回下忙。和四川一比。那還差得遠啦。城外日本兵。不要緊。我已經派人辦交涉去了。一兩天之內。他們就要退的。今天我先和諸位在城裏的紳士商量一下。等日本兵走了。錢糧櫃上。就可以開櫃。你們不要怕伍連德。他已經讓我揍怕了。他再要來。我殺得他片甲不回。無論如何。我們是一個頭腦下的。他是旅長。我是師長。他和我搗蛋。他就是漢奸。他就是造反。我不講理。也要辦他一個罪。」伯堅聽了師長的話。倒覺他有些英雄氣魄。究竟不容易屈服的。他在裏面這樣喊叫了一陣。却沒有人答話。他又道。「哦。曾知事回來了。快請。」伯堅於是跟着隨從兵一塊兒進去。只見客廳裏。又有不少長袍馬褂的紳士們在那裏。霍仁敏還不等他走上前。劈頭一句就問道。「他們的態度怎麼樣。大概可以走嗎。」伯堅心裏早盤算好了。若一定說日兵會走。霍仁敏更要大意下來。然而他們不走。



又怕霍仁敏怪自己不會辦交涉。這只有用個法子。先冤他一冤。因道：「他們不來則已。既然來了。決不能無所得而去。聽他們的口氣。不能因為我們要他退他就退。必定要我們和他們政府抗議。他照公事下臺。」霍仁敏道：「只要他不打進城來。就讓他們在外駐紮幾天。也沒關係。這幾天。我也可以裝傻。只當是抵制伍連德。把城門死守住。也不算丟臉。」伯堅還不曾答覆這句話。只聽到半空中轟轟轟轟。大聲小響。只管傳入耳鼓來。霍仁敏道：「哎呀。這是飛機。那裏來的。」他一面說着話。一面向天井裏走。在客廳裏的這些人。這時心裏是情不自禁的跳着。脚下也是情不自禁的向天井裏走。大家都和霍仁敏一樣。抬頭向天空看去。只見前後四架飛機。由東門外飛了過來。一直向北。大家昂着頭。微張了口對着天。心裏想着這或者不會飛到衙門頭上來。在飛機上的人。那裏看到下面如此準確呢。直待看不見

了。好像業已去遠。不料那四架飛機。又在東城出現了。這大概是繞着圈子飛回去了。傲倖無事。大家緊張發燒的心理。正安貼了一下。頭不昂得那樣兇口也閉上了。然而發現的那飛機。不是飛去。却是飛來。剛才飛過去的四架在聲音瀾漫着長空的當兒。在衙門兩角邊。已經發現了。原來一共是八架。有一架飛機。將兩翅一折。正正當當。飛到這衙門上空。大家抬頭看着。那翅膀下。兩塊白的。圖着兩個紅日頭。看得十分清楚。所有在天井那觀望的人。都明白了。現在已是十二分危險的時候。這衙門裏。絕對是不許猶豫的了。不過伯堅少年氣盛。見大家都不曾躲過。單是自己一個人躲避。面子上有些過不去。仍隨着大家在天井裏呆立着。那架飛到最近的飛機。猶如老鷹找食一般。打着旋轉。漸漸低壓下來。霍仁敏雖是一個大師長。到了生死關頭。決沒有直立挺受。不去躲避之理。他看到身邊有一堵高厚的照牆。早

一步搶到牆脚。向地下一伏。向大家一揮手道。「都躺下。」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些紳士們。大家本嚇慌了。經這一句話提醒。七顛八倒的。各向地下一伏。伯堅心裏更明白。早是搶到一個牆角下。側着身子一倒。倒在牆角落裏。同時。那前面大堂上。震天震地哄通一下響。各人身上。都受着一番震動。也不知是地顛動了。也不知是牆顛動了。各人身上都麻酥了一陣。約莫有三四分鐘之久。大家才醒寤過來。抬頭一看。那窗戶格子。上糊的紙。裂成一道一道的橫縫。全成了碎紙。大家正想起身。那半空中的嗡嗡之聲。忽近忽遠。那哄通一擲的炸彈聲。也是牽連不斷。伯堅也不知自己怎樣動作的。糊裏糊塗的。已經躺在地下。將臉對了牆。這時定了一定神。想着自己有點孩子氣。就是自己臉不向着天空。難道飛機上的炸彈。就不炸到身上來嗎。如此省悟過來。立刻揚了臉。望着天上。這一望。正好一隻飛機飛到臨頭。機身大過

兩間房子。連機上的人影。都可以看了出來。只見飛機下一道黑影向下一落。機尾朝下。有上飛之勢。又是一聲巨響。這一下子。伯堅也迷糊過去了。彷彿臉上受了一種什麼東西撲擊。却也不甚痛癢。心裏想着。不要是臉上有傷。流出血來了。可是伸手一摸時。却摸了一手的黑土。再摸摸頸頸。看看身上。并不曾有什麼血跡。原來還是好好的。向響的地方看來。原來是炸倒一堵牆。亂磚撒了滿地。缺口上的碎土。兀自向下滾着。怪不得剛才這一下子。連身體都受着震動了。再看天空上。那飛去飛來的飛機。依然是其聲轟轟。只管在頭上繞着圈圈。不時就轟隆一聲。落下一個大炸彈來。單以這衙署而論。前後已有十幾個炸彈落下。所幸落來落去。都在遠處。並不曾落到身旁。大家先還仰面看看天上。有沒有飛機過來。現在人都嚇慌了。飛機來與不來。都不能理會。大家只知道伏在地上。不敢起來。這樣足有一小時之

久。飛機在天空裏響動的聲音已經遠了。霍仁敏究竟是個軍人。他首先站立起來。拍了一拍身上的灰。向天上昂頭罵道。「你這些狗養的。總有一天老子用炮打你。」回頭過來向大家招手道。「你們都起來罷。飛機走了。沒事了。」這時果然有十分鐘之久。並不聽到有炸彈聲。也許是飛機走了。大家都立起身來。還不敢馬上就走到院子中心。都靠了牆根站定。有一下沒一下的。各向自己身上撲着灰。借着這種動作。各人的心神。緩緩安定過來了。不料在這個時候。震天震地一下巨響。面前黑燄飛騰。分不出東西南北四向。同時。身上也就酥麻一陣。失了知覺。等到黑燄完全休息。睜眼一看。站在一處的人。竟有三個人躺在地上。都是滿身的碎土。剛才牆缺口的所在。有一大方屋子倒坍下來。一隻連瓦帶椽子的屋角。直伸到牆的缺口地方來。原來剛才這一個炸彈。是炸倒了一幢屋。這裏和那邊。是一牆之隔。所

以震動得格外的厲害了。霍仁敏向躺在地上的人。各各就近看了看。笑道。「都是嚇慌了的。沒事。全起來罷。」說着。一個一個伸手拉了起來。這三個人恰都是穿了長衫馬褂的。全身是皺紋。還沾了一身灰土。臉上又是灰中帶紫。倒絕像棺材裏扶出來的僵屍一般。霍仁敏向大家點點頭道。「到了現在。我們總應該軍民合作才對。但不知對付這日本兵有什麼辦法沒有。只要你們有辦法。我無不依從。」這些人都聽了奇怪起來。誰也知道霍師長是個絕大權威的人。別人想對他貢獻一點意見。還磕頭作揖貢獻不上。倒不料遇到這樣絕大的問題。倒會來請教老百姓。真是不可解了。可是大家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情。那有什麼主意拿得出來。都默然站着望了他。霍仁敏道。「並不是我找不出主意來。方才要你們想法子。你們要知道西平城並不是我霍某人一個人的。若是日本人把城佔領了。我一拍屁股走了。

可是你們的累。來來來。我們到客廳來談談。」說着又向大家作揖。又向大家點頭。就把這一班狼狽不堪的人一齊讓到客廳裏去。大家一面向客廳裏走着。一面抬頭看着天上。那半空裏浮着幾片白雲。堆在天一邊。頭頂上。却空蕩蕩的。是蔚藍色。剛才半空裏那種轟轟烈烈的情形。已是一掃而空。於是大家放了心。跟着霍仁敏走進客廳裏去。他到此時也細心起來。讓客人進去了。又從新走出門來向天空看了一看。走進客廳裏去。見大家都還在那裏站着。便半彎着腰向大家點點頭道。「大家請坐罷。我們有事。慢慢的商量。」他向來是坐着正面一張炕上的。現時不是那樣了。却到客廳兩排最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。而且還側了身子向着大家放出笑容來。點點頭道。「大家可以安心坐着談談。飛機今天是不會來的。」說畢。回過頭來向隨從兵道。「倒茶。拿香烟來。你看到各位先生身上有了這些灰。還不打

兩個手巾把子來。一幾個隨從兵也是心神剛定。聽這話。自不免慢吞吞作事。霍仁敏嗜了一聲。站起身來。自取了一筒子香烟來。先向着在座的人。一個一個。分別敬烟。就是走到伯堅身邊。也一彎腰遞了一根香烟過來。伯堅隨軍服務有這樣久了。一個旅長的威風如何。一個師長的威風又如何。不料一場炸彈之後。師長竟親自遞烟起來。他心裏如此想着。臉上也就露出一種不大自然的樣子來。幾位紳士先生更是偏促不安。有幾個人連連咳嗽了幾聲。壯着自己的胆子。伯堅自己也看出這些人的態度。自己在其間。隨着大家難爲情的樣子。謙遜起來。固然不好。就是板着面孔。不去謙遜。更是不好。搭訕着。只管抬着頭。向屋子四週去打量。在他眼光如此審察之下。自然不由得猛然一驚。原來所有客廳裏的窗戶。一齊炸成窟窿。那粉碎的玻璃。却如細緻的人工。在牆壁上嵌了釘子一般。全一叢一叢的站在牆上。他



心想剛才幸是在屋外。若是在屋裏。不必碰上炸彈的碎片。就是這些碎玻璃。也可以傷人的性命了。霍仁敏隨着他的目光。用手向牆上指了幾指。笑道。「大家請看。這是飛機炸出來的新鮮樣子。炸彈扔在這裏。是這副情形。若是扔在你們家裏。豈不是一樣。」大家一聽。面面相覷。作聲不得。霍仁敏道。「現在我們沒有一隻飛機。也沒有一尊高射炮。眼睜睜的住在城裏。只讓人家來炸死。豈不是冤枉。現在我只有句話。只要伍連德的兵。不跟着日本兵進城。你們想出了什麼辦法。我都可以答應。從今日起。我是守城的了。大家趕快和我籌五萬塊錢來。讓我發半個月的餉。而且還要你們打一個電報給龍巡閱使。就照實在情形說。日本飛機厲害的不得了。」伯堅聽他東找一句。西插一句。真個語無倫次。那些紳士驚魂甫定。又受着師長的命令。有所需要。除了哼着是字之外。也沒有一個人能發表什麼意見的。

賓主都是這樣發着愕。半空裏又有嗡嗡軋軋之聲。大家也顧不得什麼體統。四處八方。一陣亂跑。有兩個來不及跑的。老實就在客廳裏地上躺下了。但是那嗡嗡軋軋之聲。却沒有遠。也沒有近。老是那樣連續的響着。並不曾有飛機發現。更也不曾有哄通一下的炸彈聲。大家都疑惑着這是什麼原故。也許日軍有什麼新戰術吧。各人把性命丟在半空裏。靜等了許久。只待驚天動地那一下響。讓炸彈高臨頭上。過了許久。却有一個隨從兵。由外面喊了進來道。「大家起來罷。沒事。這是隔壁米坊裏。在那推礮子磨新穀。」大家仔細一聽。這可不就是礮子的聲音嗎。霍仁敏躲在一堵高牆下。正自發着呆。若是飛機這樣的來。全城人心慌慌。這城怎樣的防守。及至聽說是礮子聲。未免惱羞成怒。一頓脚道。「這米坊太可惡。知道現在滿城鬧飛機。爲什麼還要磨礮子。這不是明明來嚇老百姓嗎。告訴他們的老板。再要這

樣胡鬧。我一定抓來辦他。」霍仁敏咆哮了一陣子。覺得已經把一陣難爲情遮掩過去了。請着大家依然到客廳裏來坐。他雖然極力將態度鎮定着。但是說出話來。依然前言不符後語。大家自然也無從置答。耳朵裏聽着嗡嗡軋軋之聲。心聲都猜想着這是隔壁米坊裏推礮子的聲音。不要再鬧出什麼笑話來。其間雖有幾個疑心是飛機的。然而也強自鎮定着。不動聲色。大家正是這樣正襟危坐之時。在震破耳朵的一聲大響裏。大家渾身的筋肉。都酥麻了過去。正是一個大炸彈。又落在附近。過了十分鐘之久。大家緩緩醒了過來。只見客廳對正院的一堵牆壁。炸出了門大一個窟窿。客廳裏棹上椅上以及字畫上。無處不是塵土遮蓋。天花板的縫裏。兀是向下落着輕烟似的細土。裱糊天花板的紙殼。裂成無數的橫縫。剛才大家喝茶的茶杯。放在茶几上的。也炸碎了四五個。各人身上。更是黑灰遍體。各人臉上。只

看出兩個烏眼珠在那裏活動。伯堅既是害怕，又是好笑，站着發了呆。霍仁敏道：「大家請走罷。我這裏已經是飛機的目標。這還是給頭二道信。以後一定還有得來。我們雖然不怕死，也犯不上在這裏等着人家丟炸彈。晚上飛機不能飛了。我再請各位來商議商議，請便罷。」在座的人，這時深知這地方危險，就是師長不說，大家也不敢久坐。既是他很明白，大家來不及虛謙。就如鳥獸散。伯堅自從由福音堂裏出來，還不曾找個固定的歇腳地方。現時衙門裏既不能坐，不能滿街亂鑽，只好隨着霍師長不走開。好在他是個一部分軍隊的主腦，他自己也不能不找安全地點的。霍仁敏走出了客廳。在大堂外一顆樹根下坐着。向伯堅招了招手道：「你別害怕。在這西平城裏的人，那個也沒有長兩個腦袋。沒有不怕死的。可是飛機這東西是活的。知道它在那裏下蛋。炸彈丟下來，在滿城許多人裏頭，單單中了一個。那

比中頭彩也難罷。你一生中過幾個頭彩。若是沒有中過。不見得炸彈就中了你。你過來坐着。我們來研究研究。要怎麼對付這一件事。」伯堅剛走過來。待答覆他這一句話。他搶上前一步。拉了伯堅一隻手。向外就跑。伯堅跟着他跑時。耳朵裏也曾聽到有飛機的聲音。只是讓大樹遮蓋着。看不到天空。這時讓霍仁敏拉着。向外亂竄。還不到五分鐘。果然身後又是一聲大響。回頭一看。一陣濃烟。向天上一冲。那大樹向下一倒。嘩啦啦塌了半邊瓦屋。霍仁敏臉上變着色。連喘了一陣氣。勉強笑道。「好險好險。總算我靈機一轉。脚跑得快。你要謝謝我。我救了你一條命。」說着。伸手連連拍了伯堅兩下肩膀。伯堅道。「師長。這個樣子。這縣公署是千萬留住不得的了。我們走開不走開呢。」霍仁敏道。「我們皮包着骨頭的人。怎麼能和那飛機抵抗。自然是躲開它罷。走罷。」伯堅心想。他也有點怕中頭彩了。也只好隨着他

一塊兒跑到大門口來。停腳一看。那大門外的照牆。首先塌了一個缺口。連着照牆邊的一所屋子也塌了一大半邊。自然也是飛機上的炸彈炸出來的成績。如此看來。大門外也不見得安全。伯堅有了這個感想。還不曾說出。霍仁敏究竟是個作師長的。腦筋不見得比別人遲鈍。便笑道。「這裏還是不大好。你不要以為這裏不是衙門裏。飛機飛的時候。只要稍微偏一點兒。炸彈就到這裏來了。」他說着話。抬了頭。不住的向天空四週觀望。見空中裏並沒有一隻鳥鵲飛過。然後安神站定。見大門邊還站着四個衛兵。格外將精神振作起來。腰幹子挺了一挺。笑道。「你見我手下的弟兄們。總不含糊。飛機炸彈。只管去鬧。他可是還站得好好的。」於是笑着走向前。對他們道。「到了前線來。什麼地方能算是安全的所在。這只有憑着自己一股子勇氣。鎮定着自己。他們敵人有多少飛機。反正不能把西平城蓋起來。一個

炸彈下來。不過幾丈大小的地方。我們不理他。能給我們多大損失。你們這樣就好。飛機也過去了。有什麼事呢。若是到處亂跑。倒引着飛機上的人注意起來。炸彈準可以跟着你。」他說着話時。他的左右。見師長出衙而去。也陸續跟着出來了。霍仁敏向他的參謀長道。「這衙門裏辦公室和客廳。都讓炸彈炸了。我得找個新地方辦公。現在你可以跟着我去。」說着。便向前走。這些隨從。和師長的心事差不多。那個也願意找個新地點辦公。就跟着師長後面走去。一路之上。只見三個一羣五個一黨的老百姓。都紛紛的站在街心上議論。而且各向天空裏望着。有幾處人家塌了牆瓦。門口圍着議論的人便是多。不必猜想。這都是爲了飛機擲炸彈那個問題的了。這些老百姓。在驚恐之餘。多是還沒有恢復神志。一見大批的軍人經過。也不等人家過來。早就迴避開去。讓出路來。霍仁敏笑道。「這西平城裏。倒是一些馴

良百姓。你要作縣太爺。容易極了。躺在衙門裏就可以收錢。」說着話。回轉頭來。望着伯堅。伯堅當了許多人不便說什麼。只是微微一笑。霍仁敏道。「我們當軍人的。總算不怕死。剛才滿城拋炸彈。一個不好。就變了肉泥。現在我們又是有談笑了。我也要在街上多溜溜腿。讓老百姓認認我這個大膽師長。他說到末了一句。聲音非常之高。而且挺了胸脯。表示氣概非凡的樣子。伯堅一想他走着路。何以突然起了勁。向着他注意的地方看去。有一個石庫牆門。似乎是個上等人家。那門口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小姑娘。雖是內地打扮。她一頭漆黑的頭髮。垂着一條長辮子。兩鬢以至額前。剪得齊齊的圍着一匝留海髮。配上雪白的一張鵝蛋臉兒。黑白分明。尤其是兩個點漆似的眼珠。在雪白的臉上。格外俊俏。她見這一大羣武裝同志來了。靠了門框站住。呆呆的望着。似乎她也受了驚了。這就明白了霍仁敏高誇着自



己是師長。正是要這位姑娘聽到。那姑娘因他大聲說話。而且向她看去。她才驚醒過來。掉轉身軀。立刻要走。霍仁敏因伯堅站在身邊。眯了眼睛。低聲笑道。「不要看是小縣分。倒很出人才。他門框上貼着字條。你看寫的是姓什麼的。筆畫有那麼一大堆。」伯堅道。「姓羅。但是這裏也許住有三家兩家。不見她就姓羅。」霍仁敏道。「管她姓什麼。我們只要記着這個門牌子就好……」他向大家一望。忽然將這句話頓住。抬頭向遠看着。用手一指道。到了。伯堅不明他說着到了。是指着那個所在。向前一看。一重高磚牆。頂上有個十字。直立雲霄。這是福音堂。他指着那裏。什麼意思呢。別人是臨時跟了他來的。也不知他命意何在。只是隨着他走。霍仁敏走到了福音堂附近。就向沿近人家的牆屋。不住打量。前後環繞着走。在這福音堂斜對過。有個大米棧。外面一般的石庫牆門。却不甚高。霍仁敏回頭向他的參謀長荀

子久道。「你看這地方怎麼樣。我以為再好沒有了。」荀子久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是要在這裏作行轅。第一。有那十字尖作目標。飛機知道是福音堂。可以不拋炸彈。第二。這裏牆屋很低。不過是個平常人家。不像是師長借住的所在。便點頭道。「這裏果然好。我們就可以進去。要用的東西。吩咐人陸續搬來就是了。」霍仁敏更不商量。自己在前走着。就進了這家米棧。米棧裏的夥友。忽然看到大批軍人擁了進來。以為是來借糧的。一齊向後門溜着走了。有個大肉胖子。正伏在賬棹上呼呼大睡。聽到一陣雜亂的脚步聲。猛然驚醒。滿額頭都是汗珠。兩隻肉泡眼睛紅紅的。發了呆望着人。同時。兩塊腮上的肥肉。向嘴角直墜下來。格外現出來傻樣。一個護兵搶上前去。哼了一聲道。「我們師長來了。你還不站起。」那胖子穿了一件藍布褂子。抬着手臂。將袖子在額頭上橫拖着。去揩抹那汗珠。口裏亂哼着是是。荀子

久走進櫃房。向他瞪了一眼道：「你是這裏的老板嗎？胖子抖顫着嘴唇道：「不。我們東家不在家。我是小伙計。」荀子久道：「看你這一身肥肉。也不像是個小伙計。你說實話。究竟是這米棧裏的什麼人。你若撒謊。我就要你的好看。」說着這話。就將手捏着拳頭。大有對他動手之意。那胖子一看事情不好。就再三拱着手道：「總司令。總司令。你饒我的命。我在這裏替東家管賬。但是不管錢。若是丟了錢。他就要我賠出來的。」荀子久原瞪了眼。却忍不住笑了起來。罵道：「那裏生出你這樣一個膿包。滿口胡扯。那是我們師長。有什麼話。你對我師長說去。」那胖子雖聽了這話。却不知那一個是師長。踉踉跟跟走出了櫃房。抱了拳。向大家一陣胡亂作揖。霍仁敏道：「你不用害怕。我們暫借你這棧房用一用。你管的賬簿鑰匙都可以先拿出來。你自己的鋪蓋行李。只管拿去。」那胖子聽說能讓他帶着鋪蓋行李走。喜

不自勝。向霍仁敏抱着拳頭。連作了三個揖。便走到櫃房裏。將東西一陣亂檢。大大小小。全歸併到一隻大網籃子裏。棹子上的茶壺水烟袋。以至於算盤小刀等。都掃光了。就是床底下的破鞋和便壺。找了一張舊報紙包着。送到網籃子裏去。此外還有個竹箱子。一網鋪蓋捲。當然也是合併了不少東西在內。他只管自己收檢東西。至於這些軍人來到棧裏以後幹些什麼。就不能管了。胖子收拾齊了。找了一根扁担。將三件東西挑了。便向外走。走到棧門口。已新添了幾個守衛的兵士。見他挑了一担東西向外走。走過來一個兵。一伸手。左右兩個大耳光子。打得他連人帶挑子。向前亂竄。罵道。「這裏頭的東西。由得你往外亂搬嗎。」胖子站定了脚。瞪了眼望着他道。「老總。這是師長叫我搬出來的。」另有個兵走過來。搶了他的担子。拖進了米棧裏。那個打他的兵。對了他腿上。就是一脚尖。罵道。「滾開點罷。」所幸胖

子離得還遠。竟不會挨着自己跑了幾步。回頭一看。那門口還有幾個徒手兵。大家拍手哈哈大笑。胖子算是白忙一陣。垂頭喪了氣走。胖子挑出來的東西。都依然挑了進去。米棧裏放着不會動的東西。那就可想而知了。霍仁敏進了這米棧。就不曾出來。到了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。又有五架飛機在城裏上空飛繞。轟通轟通。遙遙聽到十幾下響。所幸這福音堂前後。不但沒有炸彈落下。就是這上空。也沒有一隻飛機發現。跟着師長辦事的人。這會子都可以安心辦事的了。這米棧裏陳設最好的一間屋子。是店東來了歇腳之所。設有乾淨的床帳。當然讓霍師長住着。伯堅是個縣長。本要住在縣衙門裏的。但是霍師長有許多事情要和他商量。至少逃出城的時候。可以請他作個繙譯。不能讓他走遠。所以也把賬房隔壁的那間屋子。騰給他住。那間賬房。還有幾個大錢櫃子。不會搬動。就讓霍師長幾個親信的人住了。

這一天。西平城裏的百姓。三番五次的躲避飛機。大家心神不寧。沒有一個安心作事的。一直等太陽落了山。大家都知道飛機不會再來的。於是買賣東西和作工的。一齊活動起來。霍師長又急又忙鬧了一天。這個時候。也覺肚子有些餓了。就吩咐廚子預備酒菜。晚上要請客。伯堅見廚子伙夫。由街上一籃一籃的東西向裏面提進來。心想。驚駭是受過去了。現在也不妨痛快一陣。但只知道師長要請客。却不知客是要如何請法。因在米棧裏散步。只當是到處看看。繞了個彎子。走到霍仁敏住房的後頭。早聽到他哈哈大笑道。「就是這樣辦罷。剛才有人去踩水。那個寶貝的確是在那裏。先叫幾個人把後門堵死。然後正堂堂的由太平門裏進去。我猜他就不能違抗我的命令。」說到這裏。有個人低聲問着。好像是說。他若不來呢。霍仁敏高聲道。「他不來嗎。把他一家都給我宰了。」說着。咯的一聲。有一下擗槓子。

的聲音。伯堅聽了。心中大駭。什麼大事。要殺人家的全家呢。這個疑團。待他知道了。又笑又惱。不免歎口氣。到底爲何。下回交代。

